唐摭言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唐摭言

(二)

王定保撰

唐摭言卷八

通榜

貞元十八年。權德輿主文。陸傪員外通榜帖。韓文公薦十人於傪。其上四人。曰侯喜、侯雲長、劉運、古通紓。其次六人。張茷、尉遲汾、李紳、張俊餘。而權公凡三榜共放六人。而茷、紳、俊餘、不出五年內皆捷矣。

陸忠州榜。時梁補闕肅、王郎中傑佐之。肅薦八人。俱捷。餘皆共成之。故忠州之得人皆烜赫事見韓文公與陸傪員外書。

三榜裴公第一榜。拾遺盧參預之。第二第三榜。諫議柳遜、起居舍人于兢佐之。錢紫微翊亦頗通矣。

鄭顥都尉第一榜。託崔雍員外爲榜。雍甚然諾。顥從之。雍第推延。至榜除日。顥待榜不至。隕穫。旦至會。雍遣小僮壽兒者傳云。來早陳賀。顥問有何文字。壽兒曰。無然。日勢既暮。壽兒且寄院中止宿。顥亦懷疑。因命搜壽兒懷袖。一無所得。顥不得已。遂躬自操觚。夜艾。壽兒以一蠟彈丸進顥。卽榜也。顥得之大喜。狼忙札之。一無更易。

主司撓悶

貞元十一年。呂渭第一榜。撓悶不能定去留。因以詩寄前主司曰。獨坐貢闈裏。愁多芳草生。仙翁昨日事。應見此時情。

陰注陽受

楊嗣復第二榜盧求者。李翺之壻。先是翺典合淝郡。有一道人詣翺。自言能使鬼神。翺謂其妖。叱去。既而謂翺曰。使君胡不惜骨肉。翺愈怒。命繫於非所。其夕內子心痛將絕。頗爲兒女所尤。亟命召至謝焉。道人唯唯而已。翺待之以酒。其人能劇飲。數斗不能亂。翺心敬憚。以孺人之危爲乞。因請爲翺奏章。其妻尋愈。翺叩頭致謝。復謂翺曰。所寫章不謹。某向甚懼譴罰。翺對以自札。固無錯誤。其人微笑。即探懷中。得向所焚章。果注一字。翺益神之。後翺任楚州。（或曰桂州。）其人復至。其年楊嗣復知舉。求落第。嗣復、翺之親表。由是頗以求爲慊。因訪於道人。道人言曰。此細事。亦可爲奏章一通。几硯紙筆。復置醇酎數斗於側。其人以巨杯引滿而飲。寢少頃而覺。覺而復飲。暨曛恥。即整衣冠北望而拜。遽對桉手疏二緘。遲明授翺曰。今秋有主司且開小卷。明年見榜開大卷。翺如所教。尋遞中報至。嗣復依前主文。即開小卷。辭云。非頭黃尾三求六。李翺奇之。遂寄嗣復。嗣復已有所貯。頗疑漏泄。及放榜。開大卷。乃一榜。煥然不差一字。其年裴俅爲狀元。黃價居榜末。次則盧求耳。餘皆契合。後翺鎮襄陽。其人復至。翺虔敬可知也。謂翺曰。鄙人載來。蓋仰公之政也。因命出諸子熟視。皆曰不繼。翺無所得。遂遣諸女出拜之。乃曰。尚書他日外孫三人。皆位至宰輔。後求子攜、鄭亞子畋、杜審權子讓能爲將相。

夢

鍾輻。虔州南康人也。始建山齋。爲習業之所。因手植一松於庭際。俄夢朱衣吏白云。松圍三尺。子當及第。

輻惡之。爾來三十餘年。輻方策名。使人驗之。松園果三尺矣。沈光始貢于有司。嘗夢一海舶。自夢後咸敗於垂成。暨登第年亦如是。皆謂失之之夢。而特地不測。無何。謝恩之際。升階忽爾迴飇吹一海圖。拂光之面。正當一巨舶。卽夢中所覩物。

孫龍光偍、崔澹下狀元及第。前一年嘗夢積木數百。偍踐履往復。既而請一李處士圓之。處士曰。賀喜郎君。來年必是狀元。何者。已居衆材之上也。

予次匡廬。其夕。遙祝九天使者。俄夢朱衣道人長丈餘。特以青灰落衣襟霏霏然。常自謂魚透龍門。凡三經復透矣。私心常慮舉事中輟。既三舉矣。欲罷不能。於是四舉有司。遂僥忝矣。

聽響卜

畢誠相公及第年。與一二同人聽響卜。夜艾人稀。久無所聞。俄遇人投骨於地。羣犬爭趨。又一人曰。後來者必銜得。

韋甄及第年。事勢固萬全矣。然未知名第高下。志在鼎甲。未免撓懷。俄聽於光德里南街。忽覩一人叩一板門甚急。良久軋然門開。呼曰。十三官尊體萬福。既而甄果是第十三人矣。

自放狀頭

杜黃門第一榜。尹樞爲狀頭。先是杜公主文。志在公選。知與無預評品者。第三場庭參之際。公謂諸生曰。主上誤聽薄劣。俾爲社稷求棟梁。諸學士皆一時英儁。柰無人相救。時入策五百餘人。相顧而已。樞年七

十餘。獨趨進曰。未諭侍郎尊旨。公曰。未有榜帖。對曰。樞不才。公欣然延之從容。因命卷簾。授以紙筆。樞援毫斯須而就。每札一人。則抗聲斥其姓名。自始至末。列庭聞之。咨嗟歎其公道者一口。然後長跪授之。唯空其元而已。公覽讀致謝訖。乃以狀元爲請。樞曰。狀元非老夫不可。公大奇之。因命親筆自札之。

鄭損舍人。光啟中隨駕在興元。丞相陸公扆爲狀元。先是扆與損同止逆旅。扆于時出丞相文忠公之門。切於了却身事。時已六月。懇叩公希奏置舉場。公曰。柰時深夏。復使何人爲主司。扆曰。鄭舍人其人也。公然之。因請扆致謝於損。扆乃躬詣損拜請。其榜貼皆扆自定。

遭遇

貞元二年。牛錫庶、謝登、蕭少保下及第。先是昕寶應二年一榜之後。爾來二紀矣。國之耆老。殆非俊造馳騖之所。二子久屈場籍。其得計偕來。主文頗以耕鑿爲急。無何並馳人事。因迴避朝客。誤入昕第。昕岸幘倚杖。謂二子來謁。命左右延接。二子初未知誰也。潛訪於閽吏。吏曰蕭尚書也。因各以常行一軸面贄。大蒙稱賞。昕以久無後進及門。見之甚喜。因留連竟日。俄有一僕附耳。昕盼二子囅然。既而上列繼至。二子隱於屏後。或曰。二十四年載主文柄。國朝盛事。所未曾有。二子聞之。亦不意是昕。猶盧數刻淹留。失之善地。朝士既去。二子辭昕面告之。復許以高第。竟如所諾。

友放

王相起長慶中。再主文柄。志欲以白敏中爲狀元。病其人與賀拔甚爲交友。甚有文而落拓。因密令親知

申意。俾敏中與甚絕。前人復約敏中。爲具以待之。敏中欣然曰。皆如所教。既而甚果造門。左右紿以敏中他適。甚遲留不言而去。俄頃。敏中躍出。連呼左右召甚。於是悉以實告。乃曰。一第何門不致。柰輕負至交。相與歡醉負陽而寢。前人覩之大怒而去。懇告於起。且云不可必矣。起曰。我比只得白敏中。今當更取賀拔甚矣。

誤放

包誼者。江東人也。有文辭。初與計偕。到京師後時。趁試不及。宗人祭酒佶憐之。館於私第。誼多遊佛寺。無何唐突中書舍人劉太眞。覩其色目。卽舉人也。命一介致問。誼勃然曰。進士包誼。素不相識。何勞要問。太眞甚銜之。以至專訪其人於佶。佶聞誼所爲。大怒而忌之。因詰責。遣徙他舍。誼亦無怍色。明年太眞主文。志在致其永棄。故過雜文。俟終場明遣之。既而自悔之曰。此子既忤我。從而報之。是爲淺丈夫也。必矣。但能永廢其人。何必在此。於是放入策。太眞將放榜。先巡宅呈宰相。榜中有姓朱人及第。宰相以朱泚近大逆。未欲以此姓及第。亟遣易之。太眞錯愕趨出。不記他人。唯記誼爾。及誼謝恩。方悟已所惡也。因明言。乃知得喪非人力也。蓋假手而已。鄭侍郎薰主文。誤謂顏標乃魯公之後。時徐方未寧。志在激勸忠烈。卽以標爲狀元。謝恩曰。從容問及廟院。標寒畯也。未嘗有廟院。薰始大悟。塞默而已。尋爲無名子所嘲曰。主司頭腦太多。烘錯認顏標作魯公。

憂中有喜

公乘億。魏人也。以辭賦著名。咸通十三年。垂三十舉矣。嘗大病。鄉人誤傳已死。其妻自河北來迎喪。會億送客至坡下。遇其妻。始夫妻闊別積十餘歲。億時在馬上。見一婦人麤綠跨驢。依稀與妻類。因睨之不已。妻亦如是。乃令人詰之。果億也。億與之相持而泣。路人皆異之。後旬日登第矣。

爲鄉人輕視而得者

許棠。宣州涇縣人。早脩舉業。鄉人汪遵者。幼爲小吏。洎棠應二十餘舉。遵猶在胥徒。然善爲歌詩。而深晦密。一旦辭役就貢。會棠送客至灞滻間。忽遇遵於途中。棠訊之曰。汪都（都者吏之呼也）。何事至京。遵對曰。此來就貢。棠怒曰。小吏無禮。而與棠同硯席。棠甚悔之。後遵成名。五年棠始及第。

以賢妻激勸而得者

彭伉、湛賁。俱袁州宜春人。伉妻卽湛姨也。伉舉進士擢第。湛猶爲縣吏。妻族爲置賀宴。皆官人名士。伉居客之右。一座盡傾。湛至。命飯於後閣。湛無難色。其妻忿然責之曰。男子不能自勵。窘辱如此。復何爲容。湛感其言。孜孜學業。未數載。一舉登第。伉常悔之。時伉方跨長耳縱遊於郊郭。忽有僮馳報湛郎及第。伉失聲而墜。故袁人謔曰。湛郎及第。彭伉落驢。

已落重收

顧非熊。況之子。滑稽好辯。陵轢氣焰子弟。爲衆所怒。非熊旣爲所排。在舉場三十年。屈聲聒人耳。長慶中。陳商放榜。上怪無非熊名。詔有司追榜放及第。時天下寒進皆知勸矣。詩人劉得仁賀詩曰。愚爲童稚時。

已解念君詩。及得高科晚。須逢聖主知。

元和九年。韋貫之榜。殷堯藩、雜文落矣。楊漢公尚書。乃貫之前榜門生。盛言堯藩之屈。貫之爲之重收。或曰。李景讓以太夫人有疾。報堂請暫省侍。路逢楊虞卿。懇稱班圖源之屈。因而得之也。

貞元中。李繆公先榜落矣。先是出試。楊員外於陵省宿歸第。遇程於省司。詢之所試。程探鞚中得賦稾示之。其破題曰。德動天鑒。祥開日華。於陵覽之。謂程曰。公今年須作狀元。翌日。雜文無名。於陵深不平。乃於故策子末繕寫。而斥其名氏。攜之以詣主文。從容紿之曰。侍郎今者所試賦。柰何用舊題。主文辭以非也。於陵曰。不止題目。向有人賦。次韻脚亦同。主文大驚。於陵乃出程賦示之。主文賞歎不已。於陵曰。當今場中若有此賦。侍郎何以待之。主文曰。無則已。有則非狀元不可也。於陵曰。苟如此。侍郎已遺賢矣。乃李程所作。亟命取程所納。面對不差一字。主文因而致謝於陵。于是請擢爲狀元。前榜不復收矣。或曰出榜重收。

放老

天復元年。杜德祥榜。放曹松、王希羽、劉象、柯崇、鄭希顏等及弟。時上新平內難。聞放新進士喜甚。詔選中有孤平屈人。宜令以名聞。特敕授官。故德祥以松等塞詔。各受正制。略曰。念爾登科之際。當予反正之年。宜降異恩。各膺寵命。松。舒州人也。學賈司倉爲詩。此外無他能。時號松啓事爲送羊脚狀。希羽。歙州人也。辭藝優博。松、希羽、甲子皆七十餘。象。京兆人。崇、希顏。閩中人。皆以詩卷及第。亦皆年逾耳順矣。時謂五老

榜。

及第與長行拜官相次

楊敬之拜國子司業。次子戴進士及第。長子三史登科。時號楊三喜。

崔昭矩。大順中裴公下狀元及第。翌日兄昭緯登庸。王倜丞相魯公損之子。倜及第。翌日損登庸。王倜過堂別見。

歸黯親迎拜席日。狀元及第榜下。版巡脫白。期月無疾而卒。

別頭及第

別頭及第。始於上元二年錢令緒、鄭人政、王悌、崔志恂等四人。亦謂之承優及第。

楊嚴等。會昌四年王起奏、玉人楊知至、（刑部尚書汝士之子。）源重。（故相牛僧孺之甥。）鄭朴。（河東節度使崔元式女壻。）楊嚴。（監察御史發之弟。）竇緘。（故相易直之子。）恩旨令送所試雜文付翰林重考覆。續奉進止。楊嚴一人宜與及第。源重四人落下。時楊知至因以長句呈同年曰。由來梁鷰與賓鴻。不合翩翾向碧空。寒谷謾勞鄒氏律。長天獨遇宋都風。此時泣玉情雖異。他日銜環事亦同。三月春光正搖蕩。無因得醉杏園中。

及第後隱居

費冠卿。元和二年及第。以祿不及親。永懷罔極之念。遂隱于九華。長慶中。殿中侍御史李行脩舉冠卿孝節。徵拜右拾遺。不起。制曰。前進士費冠卿。嘗與計偕。以文中第。歸不及於榮養。恨每積於永懷。遂乃屏蹟

邱園。絕蹤仕進。守其至性。十有五年。峻節無雙。清飈自遠。夫旌孝行。舉逸人。所以厚風俗而敦名教也。宜承高獎。以儆薄夫。擢參近侍之榮。載佇移忠之効。可右拾遺。

施肩吾元和十年及第。以洪州之西山。乃十二眞君羽化之地。靈蹟具存。慕其眞風。高蹈於此。嘗賦閑居遣興詩一百韻。大行於世。

皇甫穎早以清操著稱。乾符中及第。時四郊多壘。穎以垂堂之誡。絕意祿位。隱于鹿門別墅。壽以疾終。

入道

戴叔倫貞元中罷容管都督。上表請度爲道士。

蕭俛自左僕射表請度爲道士。

蔣曙中和初自起居郎、以弟兄因亂相離。遂屏跡邱園。因應天令節表請入道。從之。

顧況全家隱居茅山。竟莫知所止。其子非熊及第歸慶。既莫知況壽否。亦隱於舊山。或聞有所遇長生之祕術也。

論曰。士之謀身。得之者以才。失之者惟命。達失二揆。宏道要樞。可謂勤於脩己者與。苟昧於斯。繫彼能否。臨深履薄。歧路紛如。得之則恃己所長。失之則尤人不盡。干祿之子。能不愼諸。及知命也者。足以引之而排觖望。不足倚之而圖富貴。倚之則事怠。怠則智性昏。引之則感通。通則尤怨弭。故孔孟之言命。蓋阨窮而已矣。有若立身愼行與聖哲同轍者。則得喪語默。復何蠆芥乎。復何穹隆乎。然士有死而不忘者。恩與

知而已矣。包子之誤放。李翺之奏章。足以資笑談。不足以彰事實。有功成身退寡心希夷者。吾不得而齒矣。

唐摭言卷九

防慎不至

張峴妻顏蕘舍人猶女。峴有樊表兄者。來自江之南。告峴。請叩蕘求宰宇。峴許之。而蕘久不應。樊謂詘己。中心銜之頗切。一旦謂峴曰。弟卷軸不鄙惡札。可以佐弟。峴欣然以十餘軸授之。皆要切卷子。延引逼試。每軸頭爲札三兩紙而授之。峴鬱悒而已。

房翊。河南人。太尉之孫。咸通四年。垂成而敗。先是名第定矣。無何。寫錄之際。仰泥落擊翻硯瓦。汙試紙。翊以中表重地。祇薦翊一人。主司不獲已。須應之。翊既臨曙。更請叩副試。主司不諾。遂罷。

李廷璧。乾符中試夜。於鋪內偶獲襖子半臂一對。廷璧起取衣之。同鋪賞之曰。此得非神授。逡巡。有一人擒捉大呼云。捉得偷衣賊也。

誤掇惡名

華京。建州人也。極有賦名。向遊大梁。嘗預公宴。因與監軍使面熟。及至京師時已登科。與同年連鑣而行。逢其人於通衢。馬上相揖。因之謗議喧然。後頗至沈棄。終太學博士。

劉纂者。高州劉舍人蛻之子也。嗣爲文亦不惡。乾寧中。寒棲京師。偶與一醫工爲鄰。纂待之甚至。往往假貸於其人。其人卽上樞吳開府門徒。嗣薛王爲大京兆。醫工因爲知柔診脈。從容之際。言纂之窮且屈。知

柔甚領覽。會試官以解送等第稟於知柔。知柔謂簽是開府門人來囑。斯必開府之意也。非解元不可。由是以簽居首送。簽亦不知其由。自是簽落數舉方悟。萬計莫能雪之。

裴筠婚蕭楚公女。言定未幾。便擢進士。羅隱以一絕刺之。略曰。細看月輪還有意。信知青桂近嫦娥。

楊篆員外。乾符中佐永寧劉丞相淮南幕。因遊江失足墜水。待遣人歸宅取衣。久之而不至。公聞之。命以衣授篆。少頃衣至。甚華靡。問之乃護戎所賜。時中貴李全華監揚州。公聞之無言。後除起居舍人。爲同列譖。改授駕部員外郎。由是一生坎軻。

好知己惡及第

邵安石。連州人也。高湘侍郎南遷歸闕。途次連江。安石以所業投獻。遇知。遂挈至輦下。湘主文。安石擢第。詩人章碣賦東都望幸。刺詩曰。懶脩珠翠上高臺。眉月連娟恨不開。縱使東巡也無益。君王自領美人來。鄭隱者。其先閩人。徙居循陽。因而耕焉。少爲律賦。辭格固尋常。咸康末。小魏公沆自闕下黜循州佐于時。循人稀可與言者。隱贄謁之。沆一見甚慰意。自是日與之遊。隱年少懶於事。因傲循官寮。由是犯衆怒。故責其逋租。繫之非所。沆聞大怒。以錢代隱輸官。復延之上席。未幾。沆以普恩還京。命隱偕行。隱稟性趫趙。沆之門吏家僕。靡不惡之。往往呼爲乞索兒。沆待之如一。行次江陵。隱狎遊多不館宿。左右爭告沆。召隱徵辯。隱以實對。沆又資以財帛。左右尤不測也。行至商顏。詔沆知貢舉。時在京骨肉。聞沆攜隱。皆以書止之。沆不能捨。遂令就策試。然與諸親約。止於此耳。暨榜除之夕。沆巡廊自呼隱者三四。矍然頓氣而言曰。

鄭隱崔沆不與了却更有何人肯與之一舉及第然隱遠人素無關外名足不蹟先達之門既及第而益孤上過關譏策蹇出京槃桓淮浙間中和末鄭續鎮南海辟爲從事諸同舍皆以無素知聞隱自謂有科第志無復答既赴辟同舍皆不睦續不得已致隱於外邑居歲餘又不爲宰君所禮會續欲貢士以幕內無名人迎隱尸之其宰君謂隱恨且久仇之必矣遂於餞送筵置鴆隱大醉吐血而卒

崔元翰爲楊崖州炎所知欲奏補闕懇曰願進士由此獨步場中然不曉呈試先求題目爲地崔敖知之旭日都堂始開盛氣白侍郎曰白雲在封中賦敖請退主司於簾中卒愕換之是歲二崔俱捷

好及第惡登科

許孟容進士及第學究登科時號錦褭子上着涉衣蔡京與孟容同

論曰古人舉事之所難者大則赴湯火次則臨深履薄李少卿又曰操空拳冒白刃聞者靡不膽寒髮豎永爲子孫之戒噫危矣彼之得因我也失亦因我也殊不知三百年來科第之設草澤望之起家簪紱望之繼世孤寒失之其族餒矣世祿失之其族絕矣愧彼爲裘之義靦乎析薪之喻方之湯火深薄空拳冒刃危在彼矣是知瓜李之嫌薏苡之謗斯不可忘若邵鄭二子單進求名之志先其類雖順坂之勢可惜而履苗之戒難忘名既靡揚得之不求崔公脅制仁者所不爲也許蔡二公所取者道也非爲名也涉錦之譬謔浪而已

敕賜及第

韋保乂咸通中以兄在相位應舉不得特敕賜及第擢入內庭

永寧劉相鄴字漢藩咸通中自長春宮判官召入內庭特敕賜及第中外賀緘極衆唯鄆州李尚書種一章最著乃福建韋尚書岫之辭也於是韋佐鄆幕略曰用敕代牓由官入名仰溫樹之烟何人折桂泝甘泉之水獨我登龍禁門而便是龍門聖主而永爲座主又曰三十浮名每年皆有九重知己曠代所無相國深所懷鬱蓋指斥太中的也

杜昇父宣猷終宛陵昇有詞藻廣明歲蘇導給事刺劍州昇爲軍倅駕幸西蜀例得召見特敕賜緋導入內韋中令自翰長拜主文昇時已拜小諫抗表乞就試從之登第數日有敕復前官幷服色議者榮之

秦韜玉出入大閹田令孜之門車駕幸蜀韜玉已拜丞郎判鹺及小歸公主文韜玉准敕放及第仍編入其年榜中韜玉置書謝新人呼同年略曰三條燭下雖阻文闈數仞牆邊幸同恩地

王彥昌太原人家世簪冕推於鼎甲廣明歲駕幸西蜀恩賜及第後爲嗣薛王知柔判官昭宗幸石門時宰臣與學士不及隨駕知柔以京尹判鹺權中書事屬近輔表章繼至切於批答知柔以彥昌名聞遂命權知學士居半載出拜京尹又左常侍大理卿爲本寺人吏所累南遷

表薦及第

乾寧中駕幸三峯殷文圭者攜梁王表薦及第仍列於榜內時楊令公（行密）鎮維揚奄有宣、浙楊汴榛梗久矣文圭家池州之青陽辭親間道至行在無何隨榜爲吏部侍郎裴樞宣諭判官至大梁以身事叩梁

王王乃上表薦之文圭復擬飾非偏投啓事於公卿間略曰於菟獵食非求尺璧之珍鷦鷯避風不望洪鐘之樂既擢第由宋汴馳過俄爲多言者所發梁王大怒亟遣追捕已不及矣然是屢言措大率皆負心常以文圭爲證白馬之誅靡不由此也

何澤韶陽曲江人也父鼎容管經略有文稱澤乾寧中隨計至三峯行在永樂崔公卽澤之同年丈人也聞澤來舉乃以一絕振之曰四十九年前及第同年唯有老夫存今日殷勤訪我子穩將鬢鬣上龍門時主文與奪未分又會相庭有所阻時崔相公徹恃權卽永樂猶子也因之敗於垂成後漂泊關外梁太祖受禪澤假廣南幕職入貢敕賜及第

惡得及第

于棁舊名韜玉長興相國兄子貴主視之如己子莫不委之家政往往與於關節由是衆議喧然廣明初崔厚侍郎榜貴主力取鼎甲榜除之夕爲設庭燎仍爲宴具以候同年展敬選內人美少者十餘輩執燭跨乘列於長興西門既而將入辨色有朱衣吏馳報曰胡子郎君未及第胡子棁小字諸炬應聲擲之于地巢寇難後於川中及第依棲田令孜矣或曰棁及第非令孜力後依其門耳

高鍇侍郎第一榜裴思謙以仇中尉關節取狀頭鍇庭譴之思謙迴顧厲聲曰明年打脊取狀頭明年鍇戒門下不得受書題思謙自懷士良一緘入貢院既而易以紫衣趨至階下白鍇曰軍容有狀薦裴思謙秀才鍇不得已遂接之書中與思謙求巍裁鍇曰狀元已有人此外可副軍容意旨思謙曰卑吏面奉軍

容處分。裴秀才非狀元。請侍郎不放。鍇俛首良久曰。然則略要見裴學士。思謙曰。卑吏便是。思謙詞貌堂堂。鍇見之改容。不得已遂禮之矣。

黃郁三衢人。早遊田令孜門。擢進士第。歷正郎金紫。李端曲江人。亦受知於令孜。擢進士第。又爲令孜賓佐。俱爲孔魯公所嫌。文德中與郁俱陷刑網。

芳林十哲（今記得者八人。）

沈雲翔。亞之弟也。

林繕。改名絢。閩人。光化中守太常博士。

鄭玗。劉業。唐珣。吳商叟。（已上四人未知其詳。）

秦韜玉。京兆人。父爲左軍軍將。韜玉有詞藻。亦工長短歌。有貴公子行曰。階前莎毯綠不卷。銀龜噴香挽不斷。亂花織錦柳撚線。粧點池臺晝屏展。主人功業傳國初。六親聯絡馳朝車。鬬鷄走狗家世事。抱來皆佩黃金魚。却笑書生把書卷。學得顏回忍饑面。然慕柏耆爲人。至於躁進。駕幸西蜀。爲田令孜擢用。未期歲。官至丞郎。判鹽鐵。特賜及第。

郭薰者。不知何許人。與丞相于都尉向爲硯席之交。及琮居重地。復綰財賦。薰不能避譏嫌。而樂爲半夜客。咸通十三年。趙騭主文。斷意爲薰致高等。騭甚撓阻。而拒之無名。會列聖忌辰。宰執以下。於慈恩寺行香。忽有彩帖子千餘。各方寸許。隨風散漫。有若蜂蝶。其上題曰。新及第進士郭薰。公卿覽之。相顧囅然。因

之主司得以黜去。

咸通中自雲翔輩凡十人。今所記者有八。皆交通中貴。號芳林十哲。芳林門名。由此入內故也。然皆有文字。蓋禮所謂君子達其大者遠者。小人知其近者小者。得之與失。乃不能糾別淑慝。有之矣。語其蚊豕之心者。豈其然乎。

四凶 今所記者三

陳磻叟者。父名岵。富有辭學。尤溺於內典。長慶中。嘗注維摩經進上。有中旨令與好官。執政謂岵因內道場僧進經。頗抑挫之。止授少列而已。磻叟形質短小。長喙疎齒。尤富文學。自負王佐之才。大言騁辯。雖接對相公。旁若無人。復自料非名教之器。弱冠。度爲道士。隸名於昊天觀。咸通中。降聖之辰。二教論義。而黃衣屢奔上。小不懌。宣下令後輩新入內道場。有能折衝浮圖者。許以自薦。磻叟攝衣奉詔。時釋門爲主。論自誤引涅槃經疏。磻叟應聲叱之曰。皇帝山呼大慶。阿師口稱獻壽。而經引涅槃。犯大不敬。初其僧謂磻叟不通佛言。既而錯愕。殆至顛墜。自是連挫數輩。聖顏大悅。左右呼萬歲。其日簾前賜紫衣一襲。磻叟由是恣其輕侮。高流宿德多患之。潛聞上聽云。磻叟衣冠子弟。不願在冠帔。頗思理一邑以自効耳。於是中旨授至德縣令。磻叟莅事未終考秩。拋官詣闕上封事。通義劉公引爲羽翼。非時召對數刻。磻叟所陳凡數十節。備究時病。復曰。臣請破邊城家。可以贍軍一二年。上問邊城何人。對曰。宰相路巖親吏。既而大爲巖恚怒。翌日。敕以磻叟誣罔上聽。訐斥大臣。除名爲民。流愛州。磻叟雖至顛蹶。輒不敢以其道自屈。素有

重墜之疾。歷聘藩后。率以肩輿造墀廡。所至無不仰止。及巖貶。磻叟得量移爲鄧州司馬。時屬廣明庚子之後。劉巨容起徐。將得襄陽。不能礪叟。待以巡屬一州佐耳。磻叟泝漢南下。中途與巨容幕吏書云。已出無禮之鄉。漸及逍遙之境。巨容得之大怒。遣步健十餘輩。移牒潭鄂。追捕磻叟。時天下喪亂。無人爲隄防。既而爲卒伍所陵。全家泝漢至賈塹。後門三十餘口無噍類矣。

劉子振。蒲人也。頗富學業。而不知大體。尤好陵轢同道。詆訐公卿。不恥干索。州縣稍不如意。立致寒暑。以至就試明庭。稠人廣衆。罕有與之談者。居守劉公主文。歲患舉子納卷繁多。榜云納卷不得過三軸。子振納四十軸。因之大掇凶譽。子振非不自知。蓋不能抑壓耳。乾符中。官爲博士。三年。釋奠禮畢。令學官講書。宰臣已下皆與聽焉。時子振講禮記。陸鸞周易。

李沼者。封川相猶子也。其妻乃董常侍禹之女也。大順中。邠州節度使尚父王行瑜外族董氏。以舅事於禹。沼樂遊行瑜之門。行瑜呼沼李郎。會與計偕。僕馬生生之具。皆行瑜所致。沼負是大恣。未幾。按甲來覲。諷天子誅大臣。縉紳間重足一蹟。沼出入行瑜之門。頗有得色。及行瑜敗。詔捕沼。沼亡命秦隴。

論曰。才者璞也。識者工也。良璞授于賤工。器之陋也。偉才任於鄙識。行之缺也。由是立身揚名。進德脩業。苟昧乎識。未有一其行藏者也。矧乃時之不來。命或多蹇。善惡蔽於反已。得失倖於尤人。豈不騖達終危。雖榮是辱。非夫克明躁靜之本。洞究存亡之域。臨財無苟得。臨難無苟免。而能索身於坦夷者。未之有也。楊子雲曰。治亦鳳也。美才高識。其唯君子歟。

唐摭言卷十

載應不捷聲價益振

太和二年裴休等二十三人登制科。時劉蕡對策萬餘字。深究治亂之本。又多引春秋大義。雖公孫宏、董仲舒。不能肩也。自休已下。靡不斂衽。然亦指斥貴幸。不顧忌諱。有司知而不取。時登科人李郃。詣闕進疏。請以己之所得。易蕡之所失。疏奏留中。蕡期月之間。屈聲播於天下。

乾符中。蔣凝應宏辭。爲賦止及四韻。遂曳白而去。試官不之信。逼請所試。凝以實告。既而比之諸公。凝有得色。試官歎息久之。頃刻之間。播於人口。或稱之曰。白頭花鈿滿面。不若徐妃半妝。

貞元中。樂天應宏辭。試漢高祖斬白蛇賦。考落。蓋賦有知我者謂我斬白帝。不知我者謂我斬白蛇也。然登科之人。賦並無聞。白公之賦。傳於天下也。

論曰。無義而生。不若有義而死。邪曲而得。不若正直而失。雖抱屈於一時。竟垂裕於千載者。蕡得之矣。此夫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者。白得之矣。麟肝鳳髓。不登於俎者。其唯蔣君乎。

海敍不遇

宋濟老於辭場。舉止可笑。嘗試賦。誤落官韻。撫膺曰。宋五坦率矣。由此大著。後禮部上甲乙名。明皇先問曰。宋五坦率否。或曰有。客譏宋濟曰。白袍何紛紛。答曰。爲朱袍紫袍紛紛耳。

張倬者。東之孫也。嘗舉進士落第。棒登科記頂戴之曰。此卽千佛名經也。

平曾謁華州李相（同）言。不遇因吟一絕而去曰。老夫三日門前立。珠箔銀屏晝不開。詩卷却拋書袋裏。譬如閒看華山來。

劉魯風江西投謁所知。頗爲典謁所阻。因賦一絕曰。萬卷書生劉魯風。煙波千里謁文翁。無錢乞與韓知客。名紙毛生不爲通。

羅隱光化中猶佐兩浙幕。同院沈嵩得新榜。封示隱。隱批一絕於紙尾曰。黃士原邊狡兎肥。矢如流電馬如飛。灞陵老將無功業。猶憶當時夜獵歸。

莊布謁皮日休不遇。因以長書疏之。大行於世。

溫憲先輩庭筠之子。光啓中及第。尋爲山南從事。辭人李巨川草薦表。盛述憲先人之屈。略曰。蛾眉先妬。明妃爲去國之人。猿臂自傷。李廣乃不侯之將。

盧汪門族甲於天下。因官家于荊南之堵橋。舉進士二十餘上不第。滿朝稱屈。嘗賦一絕。頗爲前達所推。曰。惆悵興亡繫綺羅。世人猶自選青娥。越王解破夫差國。一箇西施已太多。晚年失意。因賦酒胡子長歌一篇。甚著敍曰。二三子逆旅相遇。貰酒於旁舍。且無絲竹。以用娛賓友。蘭陵掾淮南。生探囊中得酒胡子。置於座上。拱而立令曰。巡觴之胡。人心俛仰旋轉。所向者舉杯。胡貌類人。亦有意趣。然而傾側不定。緩急由人。不在酒胡也。作酒胡歌以誚之曰。同心相遇思同歡。擎出酒胡當玉盤。盤中餘瀝不自定。四座親賓

注意看。可以不在心。否以不在面。狥俗隨時自圓轉。酒胡五藏屬他人。十分亦是無情勸。爾不耕。亦不饑。爾不蠶。亦有衣。有眼不曾分黼黻。有口不能明是非。鼻何尖。眼何碧。儀形本非天地力。雕鐫匠意若多端。翠帽朱衫巧裝飾。長安斗酒十千酤。劉伶平生爲酒徒。劉伶虛向酒中死。不得酒池中拍浮。酒胡一滴不入腸。空令酒胡名酒胡。

羅隱。梁開平中累徵夕郎。不起。羅衰以小天倅大秋姚公使兩浙。衰以詩贈隱曰。平日時風好涕流。讒書雖盛一名休。寰區歎屈瞻天問。夷貊聞詩過海求。向夕便思青瑣拜。近年尋伴赤松遊。何當世祖從人望。早以公台命卓侯。隱答曰。崑崙水色九般流。飲卽神仙憩卽休。敢恨守株曾失意。始知緣木更難求。鴒原謾欲均餘力。鶴髮那堪問舊遊。遙望北辰當上國。羨君歸棹五諸侯。

孫定字志元。涪州大戎之族子。長於儲。定數舉矣。而儲方欲就貢。或訪於定。定謔曰。十三郎儀表堂堂。好箇軍將。何須以科第爲資。儲頗銜之。後儲貴達。未嘗言定之長。晚年喪志。放意杯酒。景福二年下第。遊京西。出開遠門。醉中走筆寄儲詩曰。行行血淚灑塵襟。事逐東流渭水深。愁跨蹇驢風尙緊。靜投孤店日初沈。一枝猶掛東堂夢。千里空馳北巷心。明日悲歌又前去。滿城煙樹噪春禽。定詩歌千餘首。多委於兵火。竟無成而卒。

歐陽澥者。四門之孫也。薄有辭賦。出入場中。僅二十年。善和韋中令在閤下。澥卽行卷及門。凡十餘載。未嘗一面。而處澥弔不虧。韋公雖不言而心念其人。中和初。公隨駕至西川。命相。時澥寓居漢南。公訪知行

止。以私書令襄帥劉巨容俾澥計偕。巨容得書大喜。待以厚禮。首薦之外。資以千餘緡。復大讌於府幕。既而撰日遵路。無何一夕心痛而卒。巨容因籍澥答書。既呈於公。公覽之憮然。因曰。十年不見。酌然不錯。劉得仁貴主之子。自開成至大中三朝。昆弟皆歷貴仕。而得仁苦於詩。出入舉場三十年。竟無所成。嘗自述曰。外家雖是帝。當路且無親。既終詩人爭爲詩以弔之。唯供奉僧棲白擅名。詩曰。忍苦爲詩身到此。冰魂雪魄已難招。直教桂子落墳上。生得一枝寃始銷。

李洞。唐諸王孫也。嘗遊兩川。慕賈閬仙爲詩。鑄銅像其儀。事之如神。洞爲終南山詩二十韻。句有殘陽高照蜀。敗葉遠浮涇。復曰。斷竹煙嵐凍。偸秋雨雹腥。遠平丹鳳闕。冷射五侯廳。大約全篇得唱。又贈司空侍郎云。馬饑飡落葉。鶴病曬殘陽。又曰。卷箔清溪月。敲松紫閣書。又送僧云。越講迎騎象。蕃齋懺射鵰。復贈高僕射曰。征南破虜漢功臣。提劍歸來萬里身。閒倚陵雲金柱看。形容消瘦老於眞。復曰。藥杵聲中擣殘夢。茶鐺影裏煮孤燈。復送人歸日東云。島嶼分諸國。星河共一天。時人但誚其僻澁。而不能貴其奇峭。唯吳子華深知。子華才力浩大。八面受敵。以八韻著稱。遊刃頗攻騷雅。嘗以百篇示洞。洞曰。大兄所示百篇中有一聯絕唱。西昌新亭曰。暖漾魚遺子。晴遊鹿引麛。子華不怨所鄙。而喜所許。洞三榜裴公第二榜策夜簾獻曰。公道此時如不得。昭陵慟哭一生休。尋卒蜀中。裴公無子。人謂屈洞之致也。

趙牧。不知何許人。大中咸通中。斆李長吉爲短歌。可謂蹙金結繡而無痕蹟。對酒詩曰。雲翁耕扶桑。種黍養日烏。手挼六十甲子。循環落落如弄珠。長繩繫日未是愚。有翁臨鏡捋白鬚。饑魂弔骨吟吉書。馮唐八

十無高車。人生如瘧在須臾。何乃自苦八尺軀。裂衣換酒且爲娛。勸君日飲之瓢。夜飲一壺。杞天崩。雷騰騰。紂非舜是何足憑。桐君桂父豈欺我。醉裏騎龍多上升。菖蒲花開魚尾定。金丹始可延君命。其餘尤上輕巧。辭多不載。

崔櫓慕杜紫微爲詩。而櫓才情麗而近蕩。有無機集三百篇。尤能詠。如梅花詩曰。強半瘦因前夜雪。數枝愁向晚來天。復曰。初開已入雕梁畫。未落先愁玉笛吹。山鵲詩曰。雲生柱礎降龍地。露洗林巒放鶴天。如此數篇。可謂麗矣。若蓮花詩曰。無人解把無塵袖。盛取殘香盡日憐。此頗形迹。復能爲應用四六之文。辭亦深倖章句。

劉光遠不知何許人。慕李長吉爲長短歌。尤能埋沒意緒。竟不知其所終。

姚巖傑梁國公元崇之裔孫。童丱聰悟絕倫。弱冠博通墳典。慕班固、司馬遷爲文。時稱大儒。嘗以詩酒放遊江左。尤肆陵忽前達。旁若無人。乾符中。顏標典鄱陽。鞠場宇初搆。巖傑紀其事。文成粲然千餘言。標欲刊去一兩字。巖傑大怒。既而標以睚眦。已勒石。遂命覆碑於地。以車牛拽之。磨去。巖傑以一篇紀之曰。爲報顏公識我麼。我心唯只與天和。眼前俗物關情少。醉後青山入意多。田子莫嫌彈鋏恨。甯生休唱飯牛歌。聖朝若爲蒼生計。也合公車到薛蘿。盧子發牧歙州。巖傑在婺源。先以著述寄肇。肇知其人性使酒。以手書褒美。贈之以束帛。辭以兵火之後。郡中凋弊。無以迎逢大賢。巖傑復以長牋激之。始以文友相遇。千載一時。肇不得已。輟所乘馬迎至郡齋。館穀如公卿禮。既而日肆傲睨。輕視子發。子發嘗以篇詠詫於巖

傑曰明月照巴山巖傑笑曰明照天下柰何獨照巴山耶子發慚不得意無何會於江亭時觴希逸在席子發改令曰目前取一聯象令主曰遠望漁舟不闊尺八巖傑遽飲酒一器凭欄嘔噦須臾即席還肇令曰凭欄一吐已覺空喉有集二十卷目曰象溪子中和末豫章大亂巖傑苦河魚之疾寓于逆旅竟不知其所終

周賀少從浮圖法名清塞遇姚合而反初詩格清雅與賈長江無可上人齊名島哭柏巖禪師詩籍甚及賀賦一篇與島不相上下島曰苔覆石床新師曾占幾春寫留行道影焚却坐忘身塔院關松雪房廊露隙塵自嫌雙淚下不是解空人賀曰林逕西風急松枝講法餘凍鬚亡夜剃遺偈病時書地燥焚身後堂空著影初此時頻下淚曾省到吾廬

繆島雲少從浮圖才力浩大有李杜之風其詩尤重奇險至如四五片霞生絕壁兩三行雁過疎松復曰拋芥子降顛狒狒折楊枝灑醉猩猩廬山瀑布曰白鳥遠行監玉虹孤飲潭皆奪出前輩開成中常遊豫章武宗朝准敕反初名甚喧然

胡玢不知何許人嘗隱廬山苦心於五七言桑落洲一篇曰莫問桑田事但看桑落洲數家新住處昔日大江流古岸崩欲盡平沙長未休想應百年後人世更悠悠又月詩云輪中別有物後改云桂根雲有土光外更無空玢與李駕舊交駕廉問江西弓旌不至

段維或云忠烈之後年及強仕殊不知書一旦自悟其非聞中條山書生淵藪因往請益衆以年長猶未

發蒙。不與授經。或曰。以律詩百餘篇。俾其諷誦。翌日。維悉能強記。諸生異之。復受八韻一軸。維誦之如初。因授之孝經。自是未半載。維博覽經籍。下筆成文。於是請下山求書糧。至蒲陝間。遇一前資郡牧。即世。請維誌其墓。維立成數百言。有燕許風骨。厚獲濡潤。而乃性嗜煎餅。嘗爲文會。每箇煎餅纔熟。而維一韻賦成。咸通乾符中。聲名籍甚。竟無所成而卒。

劇燕。蒲坂人也。工爲雅正詩。王重榮鎮河中。燕投贈王曰。秖向國門安四海。不離鄉井拜三公。重榮甚禮重。爲人多縱。陵轢諸從事。竟爲正平之禍。

李濤。長沙人也。篇詠甚著。如水聲長在耳。山色不離門。又埽地樹留影。拂床琴有聲。又落日長安道。秋槐滿地花。皆膾炙人口。溫飛卿任太學博士。主秋試。濤與衞丹、張郃等詩賦。皆榜於都堂。

任濤。豫章筠河人也。詩名早著。有露團沙鶴起。人臥釣船流。他皆倣此。數舉敗於垂成。李常侍黯廉察江西。特與放鄉里之役。盲俗互有論列。黯判曰。江西境內。凡爲詩得及濤者。即與放色役。不止一任濤耳。

羅虬。辭藻富贍。與宗人隱、鄴、齊名。咸通、乾符中。時號三羅。廣明庚子亂後。去從廊州李孝恭。籍中有紅兒者。善肉聲。常爲貳車屬意。會貳車騁鄰道。虬請紅兒歌。而贈之縉綵。孝恭以副車所貯。不令受所貺。虬怒。拂衣而起。詰旦。手刃絕句百篇。號比紅詩。大行於時。

周緘者。湖南人也。咸通初。以辭賦擅名。緘嘗爲角觝賦。略曰。前衝後敵。無非有力之人。左攫右拏。盡是用拳之手。或非緘善角觝。

周繁池州青陽人也兄繇以詩篇中第繇工八韻有飛卿之風
何涓湘南人也業辭嘗爲瀟湘賦天下傳寫少遊國學同時潘緯者以古鏡詩著名或曰潘緯十年吟古鏡何涓一夜賦瀟湘
章碣不知何許人或曰孝標之子咸通末以篇什著名乾符中高侍郎湘自長沙攜邵安石至京及第碣賦東都望幸以刺之（詩在好知已惡及第門）復爲焚書坑詩曰竹帛煙銷帝業虛昔年曾是祖龍居坑灰未冷關東亂劉項從來不讀書
來鵠豫章人也師韓柳爲文大中末咸通中聲價益籍甚廣明庚子之亂鵠避地遊荆襄南返中和客死于維揚
閔廷言豫章人也文格高絕咸通中初與來鵠齊名王棨嘗謂同志曰閔生之文酷似西漢有漁腹誌一篇棨尤所推伏
張喬池州九華人也詩句清雅夐無與倫咸通末京兆府解李建州時爲京兆參軍主試同時有許棠與喬及俞坦之劇燕任濤吳罕張蠙周繇鄭谷李棲遠溫憲李昌符謂之十哲其年府試月中桂詩喬擅場詩曰與月長洪濛扶疎萬古同根非生下土葉不墜秋風每以圓時足還隨缺處空影高羣木外香滿一輪中未種青霄日應虛白兔宮何當因羽化細得問神功其年頻以許棠在場席多年以爲首薦喬與俞坦之復受許下辟能尚書深知因以詩唁二子曰何事盡參差惜哉吾子詩日令銷此道天亦負明時有

路當重振。無門卽不知何曾見堯日。相與啜澆漓。

謝廷浩閩人也。大順中。頗以辭賦著名。與徐夤不相上下。時號錦繡堆。

李巨川字下已。姑臧人也。士族之鼎甲。工爲燕許體文。廣明庚子亂後。失身於人。佐興元楊守亮幕。守亮。大閹復恭養子。守亮敗。爲華帥韓建所擒。建重其才。奏令掌書奏。凡十餘年。名振海內。乾寧中。駕幸三峯。巨川自使下侍御史。拜工部郎中。稍遷考功郎中、諫議大夫。時建奏勒諸王放散殿後都雪岐下。宋文通皆巨川之謀也。上返正。轉假禮部尙書。充黃州節度判官。上至華淸宮。遣使賜建御容一軸。時巨川草謝表。以示吳子華。其中有彤雲似蓋以長隨。紫氣臨關而不度。子華吟味不已。因草篇與巨川對壘。略曰。霧開萬里。克諧披覩之心。掌拔一峯。兼助捧持之力。天祐初。大駕幸岐。梁太祖自東平擁師迎駕。至三峯。單騎出降。旣而素忌巨川多謀。遣人害之。

陳象袁州新喻人也。少爲縣吏。一旦憤激爲文。有西漢風骨。著貫子十篇。南平王鍾傳鎭豫章。以羔雁聘之、累遷行軍司馬御史大夫。傳薨。象復佐其子文政。爲淮師攻陷。象被擒送維揚。戮之。象頗師黃老。訖至於此。莫知所自也。

湯筠潤州丹陽人也。工爲應用。數舉敗於垂成。李巢在湖南。鄭續鎭廣南。俱以書奏受惠。晚佐江西鍾傳。書檄闓委。未嘗有倦色。傳女適江夏杜洪之子。時及昏暝。有人走乞障車文。筠命小吏四人。各執紙筆。倚馬待製。旣而四本俱成。天祐中。逃難至臨川。憂恚而卒。

陳岳吉州廬陵人也少以辭賦貢于春官氏凡十上竟抱至冤晚年從豫章鍾傳復爲同舍所譖退居南郭以墳典自娛因之博覽羣籍嘗著書商較前史得失尤長於班史之業評三傳是非著春秋折衷論三十卷約大唐實錄撰聖紀一百二十卷以所爲述作號陳子正言十五卷其辭賦詩別有編帙光化中執政議以蒲帛徵傳聞之復辟爲從事後以讒黜尋遘病而卒

李凝古執事中損之子沖幼聰敏絕倫工爲燕許體文中和中從彭門時溥溥令製露布進黃巢首級凝古辭學精敏義理該通凡數千言冠絕一時天下仰風無何溥奏諸將各領一麾凝古獲濡潤而不之謝溥因茲減薄

韋莊奏請追贈不及第人近代者

孟郊字東野工古風詩名播天下與李觀韓退之爲友貞元十二年及第佐徐州張建封幕卒使下廷評韓文公作誌東野謚曰貞耀先生賈島詩曰身歿聲名在多應萬古傳寡妻無子息破宅帶林泉冢近登山道詩隨過海舩故人相弔處斜日下寒天（莊云不及第誤也）

李賀字長吉唐諸王孫也父瑨肅邊上從事賀年七歲以長短之製名動京華時韓文公與皇甫湜覽賀所業奇之而未知其人因相謂曰若是古人吾曹不知者若是今人豈有不知之理會有以瑨肅行止言者二公因連騎造門請見其子既而總角荷衣而出二公不之信賀就試一篇承命欣然操觚染翰旁若無人仍目曰高軒過曰華裾織翠青如葱金鏤壓轡搖冬瓏馬蹄隱耳聲隆隆入門下馬氣如虹云是東

京才子文章鉅公二十八宿羅心胸殿前作賦聲磨空筆補造化天無功元精炯炯貫當中龐眉書客感秋蓬誰知死草生華風我今垂翅負冥鴻他日不羞蛇與龍二公大驚以所乘馬命連鑣而還所居親爲束髮年未弱冠丁內艱他日舉進士或謗賀不避家諱文公特著辨諱一篇不幸未登壯室而卒皇甫松著醉鄉日月三卷自敘之矣或曰松丞相奇章公表甥然公不薦因襄陽大水遂爲大水辨極言誹謗有夜入眞珠室朝遊琦瑁宮之句公有愛姬名眞珠

李羣玉不知何許人詩篇妍麗才力遒健咸通中丞相脩行楊公爲奧主進詩三百篇授麟臺讎校陸龜蒙字魯望三吳人也幼而聰悟文學之外尤善談笑常體江謝賦事名振江左居於姑蘇藏書萬餘卷詩篇清麗與皮日休爲唱和之友有集十卷號曰松陵集中和初遘疾而終顏蕘給事爲文誌其墓吳子華奠文千餘言略曰大風吹海海波淪漣涵爲子文無隅無邊長松倚雪枯枝半折挺爲子文直上巔絕風下霜晴寒鐘自聲發爲子文鏗鏘杳清武陵深閒川長晝白間爲子文渺茫岑寂豕突禽狂其來莫當雲沉鳥沒其去倏忽膩若凝脂軟於無骨霏漠漠澹涓涓春融冶秋鮮妍觸卽碎潭下月拭不滅玉上煙

趙光遠丞相隱弟子幼而聰悟咸通、乾符中以爲氣焰溫李因之恃才不拘小節常將領子弟恣遊俠斜著北里志頗述其事

李甘字穌鼎長慶四年及第登科記已注矣（莊云不及第誤矣）溫庭皓庭筠之弟辭藻亞於兄不第而卒

劉得仁　陸逵　傅錫　平曾

賈島　劉稚珪　顧邵孫（吳人）　沈珮（吳人）

顧蒙宛陵人博覽經史慕燕許刀尺亦一時之傑餘力深究內典繇是屢爲浮圖碑倣歐陽率更筆法酷似前人庚子亂後萍梗江浙間無何有美姬爲潤帥周寶奄有蒙不能他去而受其豢養由此名價減薄甲辰淮浙荒亂避地至廣州人不能知困於旅食以至書千字文授於聾俗以換斗筲之資未幾遘疾而終蒙頗窮易象著大順圖三卷

羅鄴餘杭人也家富於財父則爲鹽鐵小吏有子二人俱以文學干進鄴尤長七言詩時宗人隱亦以律詶著稱然隱才雄而麄疎鄴才清而縟綵咸通中崔安潛侍郎廉問江西志在弓旌竟爲幕吏所沮既而俯就督郵因茲舉事闌珊無成而卒

方干桐廬人也幼有清才爲徐凝所器誨之格律干或有句云把得新詩草裏論反語云村裏老謔凝而已王大夫（名與定保家諱一字同）廉問浙東干造之連跪三拜因號方三拜王公將薦之於朝請吳子華爲表章無何公遘疾而卒事不諧矣

前件人俱無顯遇皆有奇才麗句清辭偏在詩人之口銜寃抱恨竟爲冥路之塵但恐憤氣未銷上衝穹昊伏乞宣賜中書門下追贈進士及第各贈補闕拾遺見存明代唯羅隱一人亦乞特賜科名錄升三級便以特敕顯示優恩俾使已升冤人皆霑聖澤後來學者更厲文風

論曰工拙由人得喪者命非賢之咎伊時之病善不爲名而名隨之名不爲祿而祿從之苟異於是不汨而小人之儒也尤人君子之儒也反已詩曰風雨如晦鷄鳴不已

唐摭言卷十一

反初及第

劉軻慕孟軻爲文故以名焉少爲僧止于豫章高安縣南果園復求黃老之術隱於廬山既而進士登第文章與韓柳齊名

反初不第

張策同文子也自小從學浮圖法號藏機粲名內道場爲大德廣明庚子之亂趙少師崇主文策謂時事更變求就貢籍崇庭譴之策不得已復舉博學宏辭崇職受天官復黜之仍顯揚其過策後爲梁太祖從事天祐中在翰林太祖頗奇之爲謀府策極力媒孌崇竟罹冤酷

無官受黜

襄陽詩人孟浩然開元中頗爲王右丞所知旬有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者右丞吟詠之常擊節不已維待詔金鑾殿一旦召之商較風雅忽遇上幸維所浩然錯愕伏床下維不敢隱因之奏聞上欣然曰朕素聞其人因得詔見上曰卿將得詩來耶浩然奏曰臣偶不齋所業上卽命吟浩然奉詔拜舞念詩曰北闕休上書南山歸臥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上聞之憮然曰朕未曾棄人自是卿不求進奈何反有此作因命放歸南山終身不仕

賈島字閬仙。元和中。元白尚輕淺。島獨變格入僻。以矯浮艷。雖行坐寢食。吟味不輟。嘗跨驢張蓋。橫截天衢。時秋風正厲。黃葉可掃。島忽吟曰。落葉滿長安。志重其衝口直致。求之一聯。杳不可得。不知身之所從也。因之唐突大京兆劉棲楚。被縶一夕。而釋之。又嘗遇武宗皇帝於定水精舍。島尤肆侮。上訝之。他日有中旨令與一官。謫去。乃受長江縣尉。稍遷普州司倉而卒。

開成中。溫庭筠才名籍甚。然罕拘細行。以文爲貨。識者鄙之。無何執政間復有惡。奏庭筠攪擾場屋。黜隨州縣尉。時中書舍人裴坦當制。忸怩含毫久之。時有老吏在側。因訊之升黜。對曰。舍人合爲責辭。何者。入策進士與望州長馬一齊資。坦釋然。故有澤畔長沙之比。庭筠之任。文士詩人爭爲辭送。唯紀唐夫得其尤。詩曰。何事明時泣玉頻。長安不見杏園春。鳳皇詔下雖需命。鸚鵡才高却累身。且飲綠醽銷積恨。莫辭黃綬拂行塵。方城若比長沙遠。猶隔千山與萬津。

薦舉不捷

張祜。元和長慶中。深爲令狐文公所知。公鎮天平日。自草薦表。令以新舊格詩三百篇表進。獻辭略曰。凡製五言。苞含六義。近多放誕。臆有宗師。前件人久在江湖。早工篇什。研機甚苦。搜象頗深。輩流所推。風格罕及云云。謹令錄新舊格詩三百首。自光順門進獻。望請宣付中書門下。祜至京師。方屬元江夏假仰內庭。上因召問祜之辭藻上下。穆對曰。張祜雕蟲小巧。壯夫恥而不爲者。或獎激之。恐變陛下風教。上頷之。由是寂寞而歸。祜以詩自悼。略曰。賀知章口徒勞說。孟浩然身更不疑。

長沙日試萬言。王璘辭學富贍。非積學所致。崔儉事廉問。特表薦之於朝。先是試之於使院。璘請書吏十人。皆給硯。璘縝綿捃腹。往來口授。十吏筆不停綴。首題黃河賦三千字。數刻而成。復爲鳥散餘花落詩二十首。援毫而就。時忽風雨暴至。數幅爲迴飄所卷。泥滓沾漬。不勝舒卷。璘曰。勿收。但將紙來。復縱筆一揮。斯須復十餘篇矣。時未亭午。已搆七千餘言。詹事傳誥試官曰。萬言不在試限。請屈來飲酒。黃河賦復有僻字百餘。請璘對衆朗宣。旁若無人。至京師時。路庶人方當鈞軸。遣一介召之。璘意在沽激。曰請俟見帝。嚴聞之大怒。頃命奏廢萬言科。璘杖策而歸。放曠於盃酒間。雖屠沽無間然矣。

已得復失

楊知至。會昌五年。王僕射重奏五人。源重、楊知至、楊嚴、鄭朴、竇緘。奉敕特放楊嚴。其餘四人皆落。知至感恩自弔詩曰。由來梁鴈與冥鴻。不合翩翾向碧空。寒谷謾隨鄒氏律。長天獨遇宋都風。當時泣玉情雖異。他日銜環事亦同。二月春光花澹蕩。無因得醉杏園中。

張潰。會昌五年陳商下狀元及第。翰林覆落潰等八人。趙渭南貽潰詩曰。莫向春風訴酒杯。謫仙眞個是仙才。猶堪與世爲祥瑞。曾到蓬山頂上來。

以德報怨

裴垍舉宏辭。崔樞考之落第。及垍爲宰相。擢樞爲禮部。笑謂樞曰。聊以報德也。

賈泳父脩有義聲。泳落拓不拘細碎。常佐武臣倅晉州。昭宗幸蜀。三榜裴公時爲前主客員外。客遊至郡。

泳接之傲睨。公嘗簪笏造泳。泳戎裝一揖曰。主公尚書邀放鶴子。勿怪如此倥傯而退。贊頗銜之。後公三主文柄。泳兩舉爲公所黜。既而謂門人曰。賈泳潦倒可哀。吾當報之以德。遂放及第。

惡分疎

宋人許晝。閩人黃遵。遵嘗宰滑州衞南。與晝聲迹不疎。光化三年。二人俱近事。遵謗晝。嘗笞背矣。晝性卞急。時內翰吳融侍郎、西銓獨孤損侍郎皆晝知己。一旦晝造二君子自辨。因袒而視之。二公皆掩袂而入。晝遵其牟俱落。

光化中。蘇拯與鄉人陳滌同處。拯與考功蘇郎中瑮初敍宗黨。瑮故奉常滌之子也。拯既執贄。尋以啟事溫卷。因請陳滌緘封。滌遂誤書己名。瑮得之大怒。拯聞之蒼黃。復致書謝過。吳子華聞之曰。此書應更懽也。

文德中。劉子長出鎭浙西。行次江西。時陸威侍郎猶爲郎吏。亦寓于此。進士褚載緘二軸投謁。誤以子長之卷面贄於威。威覽之。連有數字犯威家諱。威因拱而矍然。載錯愕。白以大誤。尋以長牋致謝。略曰。曹輿之圖書雖精。終慙誤筆。殷浩之競持太過。翻達空函。

怨怒　懲直附

李義山師令狐文公。大中中。趙公在內廷。重陽日。義山謁不見。因以一篇紀于屏風而去。詩曰。曾共山公把酒巵。霜天白菊正離披。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莫學漢臣栽苜蓿。還同楚客詠江蘺。郎君

官貴施行馬東閣無因更重窺。

張曙、崔昭緯、中和初西川同舉。相與詣日者問命。時曙自恃才名籍然。人皆呼爲將來狀元。崔亦分居其下。無何。日者殊不顧曙。目崔曰。將來萬全高第。曙有慍色。日者曰。郎君亦及第。然須待崔家郎君拜相。當於此時過堂。既而曙果以慘恤不終場。昭緯其年首冠。曙以篇什刺之曰。千里江山陪驥尾。五更風水失龍鱗。昨夜浣花溪上雨。綠楊芳草屬何人。崔甚不平。會夜飲。崔以巨觥飲張。張推辭再三。崔曰。但喫却。待我作宰相。與你取狀頭。張拂衣而去。因之大不叶。後七年。崔自內廷大拜。張後於三榜裴公下及第。果於崔公下過堂。

崔珏佐大魏公幕。與副車袁充常侍不叶。公俱薦之於朝。崔拜芸閣讎校。縱舟江濟。會有客以絲桐詣公。公善之。而欲振其名。命以乘馬迎珏。共賞絕藝。珏應召而至。公從容爲客請一篇。珏方懷怫鬱。因以發泄所蓄。詩曰。七條絃上五音寒。此藝知音自古難。唯有河南房次律。始終留得董亭蘭。公大慙恚。

張楚與達奚侍郎書。公橫海殊量。千霄偉材。鬱爲能賢。特負公望。雄筆麗藻。獨步當時。峻節清心。高邁流俗。其爲御史也。則察視臧否。糾遏姦邪。其任郎官也。則彌綸舊章。發揮清議。其拜舍人也。則專掌綸綍。翔掖垣。其遷侍郎也。則綜覈才名。規模禮物。良由心照明鏡。手握純鈞。龍門少登。鵬翼孤運。猶且謙能下士。貴不易交。頃辱音書。恍若會面。眷顧之重。宿昔不渝。執翫徘徊。緘藏反覆。伐木之詩重作。採葑之詠再興。何慰如之。幸甚幸甚。僕誠鄙陋。素乏異能。直守愚忠。每存然諾。背憎嘑啫。少小不爲。蓬蓽戚施。平生所

恥。故得從遊君子。廁迹周行。歡會之間。常多企慕。聊因翰墨。輒寫葑菲。公往在臨淄。請僕爲曹掾。喜奉顏色。得接徽猷。美景良辰。必然邀賞。斗酒臛肉。何曾暫忘。分若芝蘭。堅逾膠漆。時范穆二子。俱在屬城。僕濫同人。見稱四友。嘗因醉後。遂論晚慕官資。衆識許公榮陽。敦然不顧。公城相期於下郡。咸及爲榮。志氣之間。懸殊久矣。今范郎中永逝。穆司直尋殂。唯僕尚存。得觀榮貴。此疇昔之情一也。尋應制舉。同赴洛陽。時是春寒。正值雨雪。俱乘款段。莫不艱辛。朝則齊鑣。夜還連榻。行邁靡靡。中心搖搖。及次新鄉。同爲口號。公先曰。太行松雪映出青天。僕答曰。淇水煙波半含春色。向將百對。盡在一時。發則須酬。遲便有罰。並無所屈。斯可爲歡。此疇昔之情二也。初到都下。同止客坊。早已酸寒。復加屯蹙。屬公家堅逃逸。竊藏無遺。賴僕僑裝未空。同爨斯在。殆過時月。以盡有無。巷雖如窮。坐客常滿。還復嘲謔。頗展歡娛。公詠僕以衣袖障塵。僕詠公以漿粥和酒。復有憨嫗。提攜破筐。頻來掃除。共爲笑弄。此疇昔之情三也。公授鄭縣。歸迎板輿。僕已罷官。時爲貧士。於焉貰酒。猶出荒郊。候得軒車。便成野酌。留連數日。款曲襟懷。旋飡分離。遠行追送。他鄉旅寓。摻袂淒然。雖限山川。常懷夢想。此疇昔之情四也。公在畿甸。僕尉長安。多陪府庭。是稱聯吏。數遊魏十四華館。頻詣武七芳筵。婉孌心期。綢繆讌語。應接無暇。取與非他。車公若無。悒然不樂。黃生未見。鄙吝偏形。此疇昔之情五也。公遷侍御。僕忝起居。執法記言。連行供奉。舉目相見。爲歡益深。煥爛玉除之前。馥郁香爐之下。仰戴空極。盡覩朝儀。若在鈞天。如臨元圃。此疇昔之情六也。僕轉郎署。先在祠曹。公自臺端。俯臨禮部。昔稱同舍。今則同廳。退朝每得陪行。就食尋常接坐。攀由鴻鵠。倚是兼葭。咫尺餘光。環迴末

職官連兩載事等一家此疇昔之情七也復考進士文策同就侍郎廳房信宿重闕差池接席掎摭之務仰止彌高于時賢郎幼年辭翰公以本司恐謗不議祁奚僕聞善必驚是敬王粲驟請座主超升甲科今果飛騰已遷京縣雖云報國亦忝知人此疇昔之情八也凡人有一於此猶有可論況僕周旋若斯足成深契所以具申前好用呈寸心非欲稱揚故爲繁冗今公全德之際願交者多昔公未達之前欲相知者少於多甚易在少誠難則公居甚易之時下走處誠難之日本以義分相許明非勢利相趨早爲相國所知累遷官守其在銓管也用僕爲京兆掾其在台衡也用僕爲尚書郎隻字片言曾蒙激賞連讒被謗備與辨明察於危難之情知在明教之地後緣疎惰自取播遷顧三省而多慙甘一黜而何贖歷司馬長史再佐任治中萬里山川七周星歲從閩適越染瘴纏疴比先支離更加枯槁盡作頒鬢難爲壯心常情尚有咨嗟故舊能無歎息非辭坎壞但媿邪揄徧觀昔人沈淪多因推薦其有超然却貴自達十不二三以管仲之賢須逢鮑叔以陳平之智須遇無知以諸葛之才見稱徐庶以禰衡之俊見藉孔融如此之流不可稱數其於楛散必待吹噓如公顧眄生光剪拂增價豈忘朽株之事而輕連茹之辭乎即有言而莫從未有不言而自致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彼亦何哉非敢望也復恐傍人疎間貝錦成章僕既無負於他人人豈有嫌於僕愚之竊料當謂不然彼欲加諸復難重爾嘗試大抵如之或在蒼黃或於疑似都由聰授不至分明便起猜嫌俄成疊隙廉藺獨能生覺蕭朱杳不深知備出時談可爲殷鑒且今之從政必也擇人若非文儒祇應吏道僕於藻翰留意則下筆成章僕於幹蠱專精則操刀必割歷官一十五任入

事三十餘年。夫琢玉爲器者。尙掩微瑕。僝木爲輪者。猶藏小節。僕縱有短。身還有長。至如高班要津。聽望已久。小郡偏州。常才爲之。嗟乎。不與其間。益用惆悵。要欲知其某郡太守。以示子孫。未知生涯幾何。竟當遂否。天不可問。人欲奚爲。然則同時郎官。及餘親故。自僕貶黜之後。亡者三十餘人。一負聲華。豈無知己。不與年壽。相次歿于泉扃。有若范宣城等。就中深密。最與追從。亦思題篇。匪朝卽夕。索然皆盡。非慟而誰。不柰吾儕多從鬼錄。獨求榮進。質愧無厭。向前借譽於公。是謬自頃。探釋氏苦空之說。覽莊生齊物之言。寵辱何殊。喜慍無別。希求速進者。未必以前有。永甘棄廢者。未必以後無。倚伏難知。吉凶何定。朝榮暮落。始富終貧。范卷簀而後榮。鄧賜錢而餓死。當黜而貴。折臂猶亨。飄覆何定。波瀾飄颻風雨。任運推轉。何必越性干祈。但以鄴城。最當官路。使命來往。賓客縱橫。馬少憩鞍。人常倒屣。俸祿供幣。蓋不足云。筋力漸衰。故難堪也。儻少乖阻。卽起憾辭。誠兼濟之義存。若屢空而理在。加以物務牽率。形役徒勞。幸有田園。在於河內。控帶泉石。映林亭。密邇太行。尤豐藥物。素書數千卷。足覽古今。子姪五六人。薄閑詩賦。兼令佐酒。何處生愁。更引圍碁。別成招隱。風來北牖。月出東岑。往往觀魚。時時夢蝶。唯開一徑。懶問四鄰。潘岳於是閑棲。梁竦由其罷歎。行將謝病。自此歸耕。倘不遂微誠。明神是殛。遠陳本末之事。庶體行藏之心。秋中漸涼。惟納休謁。出處方異。會合無期。願以加飡。匪唯長憶。不具。張楚白。

任華贈直上嚴大夫牋。逸人姓任名華。是曾作芸省校書郎者。輒敢長揖。俾三尺之童。奉牋於御史大夫嚴公麾下。僕隱居巖壑。積有歲年。銷官情於浮雲。擲世事於流水。今者輟魚釣。詣旌麾。非求榮。非求利。昨

遷拜中憲。臺閣生風。甚善甚善。華竊有所怪。請試言之。何者。華自去冬拜謁。偏承眷顧。幸辱以文章見許。以補袞相期。衆君子聞之當仁矣。華請陪李太僕詣闕庭。公乃謂太僕曰。任子文辭可爲卓絕。負寃已久。何不奏與太僕丞。華也不才。皆非所望。然公之相待。何前緊而後慢若是耶。豈華才減於前日。而公之恩遇薄於茲辰。退思伏念。良增歎惋耳。況華嘗以三數賦筆。奉呈於公。展手札云。足下文格。由來高妙。今所寄者。尤更新奇。公言之次。敢忘推薦。朝廷方以振舉遺滯爲務。在中丞今日。得非公言之次乎。當公言之次。曾不聞以片言見及。公其意者豈欲棄前日之信乎。華本野人。嘗思漁釣。尋常杖策。歸乎舊山。非有機心。致斯扣擊。但以今之後進。咸屬望於公。公其留意焉。不然。後進何望矣。任華頓首。

華與京尹杜中丞書。中丞閣下。僕常以爲受人恩不易。何以言之。昔辟陽侯欲與朱建相知。建不與相見。無何建母喪。家貧。假借服具。而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焉。及辟陽侯遭讒而竟獲免者。建之力也。其後淮南王以諸呂之故。誅辟陽侯。而建以曾往來。亦受其禍。是知相知之道。乃是禍福存立之門。固不易耳。僕非求名。非求媚。是將觀公俯仰。窺公淺深。何也。公若帶驕貴之色。移夙昔之眷。自謂威足陵物。不能禮接於人。則公之淺深。於是見矣。公若務於招延。不隔卑賤。念半面之曩日。迴青眼於片時。則公之厚德未易量也。惟執事少留意焉。且君子成人之美。僕忝士君子之末。豈不敢成公之美事。于是將投公藥石之言。療公膏肓之疾。未知雅意欲聞之乎。必欲聞之。則當先之以卑辭。中之以喜色。則膏肓之疾。不勞扁鵲而自愈矣。公其喜聽之。何者。當今天下有譏諫之士。咸皆不減於先侍郎矣。然失在於倨。闕在於怒。且易曰。

謙、謙君子卑以自牧。復語曰。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公之頃者。似不務此道。非恐乖於君子。亦應招怒於時人。禍患之機。怨讎之府。豈在利劍相擊。拔戟相撞。其亦在於辭色相干。拜揖失節。則潘安仁以孫秀獲罪。嵇叔夜爲鍾會所圖。古來此類。蓋非一也。公所明知之。又安可不以爲深誡乎。必能遇士則誡於倨。撫下則宏以恕。是可以長守富貴而無憂危。公成人之美。在此而已矣。念之哉。任華一野客耳。用華言亦唯命。不用華言亦唯命。明日當拂衣而去矣。不知其他。華與庾中丞書。中丞閣下。公久在西掖。聲華滿路。一到京輦。嘗以孤介自處。終不能結金張之援。過衡霍之廬。苟或見招。輒以辭避。所以然者。以朱建自試。一昨不意執事猥以文章見知。特於名公大臣。曲垂剪拂。由是以公爲知己矣。亦嘗造詣門館。公相待甚厚。談笑怡如。僕由是益知公懿德宏遠。必能永保貞吉。而與人有終始之分。不然。何乃前日輒不自料。而有祈丐於公哉。若道不合。雖以王侯之貴。親御車相迎。或以千金爲壽。僕終不顧。況肯策款段崎嶇傍人門庭。開強言乎。矧僕所求不多。公乃曰亦不易致。卽當分減。然必若易致。則已自致矣。安能煩於公。且凡有濟物之心。必能輟於己。方可以成濟之道。公乃曰分減豈輟己之義哉。況自蒙見許。已經旬日。客舍傾聽。寂寥無聲。公豈事繁遺忘耶。當不至遺忘。以爲閑事耶。今明公位高望重。又居四方之地。若輕於信而薄於義。則四方無所取。唯公留意耳。任華頓首。華告辭京尹賈大夫書。大夫閣下。昔侯嬴邀信陵君車騎過屠門。而信陵爲之執綏。此豈辱公子耶。乃所以成公子名耳。王生命廷尉結襪。廷尉俯僂從命。無難色。此豈辱廷尉乎。亦以成廷尉之名耳。僕所邀明公枉車過陋巷者。豈徒欲成君子之名而已哉。竊見天下有

識之士、品藻當世人物、或以君子之才望美則美也、猶有所闕焉、其所闕者、在於恃才傲物耳、僕感君國士之遇、故以國士報君、其所以報者、欲曉君恃才傲物之過、而補君之闕、宜其允迪忠告、惠然來思、而乃躊躇數日、不我顧、意者恥從賣醪博徒遊者乎、觀君似欲以富貴驕僕、乃不知僕欲以貧賤驕君、君何見之晚耶、抑又聞昔有躄者、恥爲平原君家美人所笑、乃詣平原君請笑者頭、平原君雖許之、終所不忍、居無何、賓客別去過半、君怪之、有一客對曰、以君不殺笑躄者、謂君爲愛色而賤士、平原君大驚悔過、即日斬美人頭、造躄者門謝焉、賓客由是復來、今君猶惜馬蹄不顧我、況有請美人頭者、豈復得哉、僕亦恐君之門客、於是乎解體、僕即解體者也、請從此辭、任華頓首、

崔國輔上何都督履光書、崔國輔謹上書于都督何公節下、昨有自府庭而退者云、君公垂責、以爲怠於奉上之禮、死罪死罪、竊聞禮、不妄說人、爲近佞媚也、不好狎、自全仁義也、故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君臣上下、非禮勿定、宦學事師、非禮勿親、所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脩身踐言、合道以成禮、今人無禮、多涉於佞媚、不全於仁義、故以難進而易退、孜孜善行者爲失禮、悲夫、古之有禮者則貴、今之有禮者則賤、雖然、君子終身不棄禮爲苟容、詩云、風雨如晦、鷄鳴不已、言善人不拘俗也、國輔常見君公有謀贊之能、明恤之量、敢以大雅之道而事君公、殊不知君公凡徒見待、君公聞叔向乎、聞張良乎、夫叔向者、不能言、退然不勝衣、爲晉國之望、張良婦人也、而慊次之華、宜君公不禮、蕭曹爲刀筆吏、碌碌無奇節、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屈原之忠貞、逐於楚、張儀之利口、鞭於梁、皆士之屯蒙、莫能自異、僕今日復何言

哉。

朱灣別湖州崔使君書。灣聞蓬萊之山。藏杳冥之中。行可到貴人之門。無媒而通不可到。驪龍之珠。潛於濱滬之中。或可識貴人之顏。無因而前不可識。某自假道路。問津主人。一身孤雲。兩度圓月。凡載請執事。三趨戟門。門人謂某曰。子私來耶。公來耶。若言公。小子實非公。若言私。公庭無私不得入。以茲交戰彷徨于今。信知庭之與堂。不啻千里。況寄食漂母。夜眠漁舟。門如龍而難登。食如玉而難得。得如玉之粟。登如龍之門。如龍之門轉深。如玉之粟轉貴。實無機心。翻成機事。漢陰丈人聞之。豈不大笑。屬谿上風便。囊中金貧。望甘棠而歎。自引分而退。

論曰。夫子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之遜人不以爲諂。言之危人不以爲訐。蓋言與行契。行由言立。故生人以來。未有如某之聖者。儒有用言干進幾乎。若乃交道既終。得言紀之者。時則有其人矣。

唐摭言卷十二

自負

杜甫莫相疑行。男兒生無所成頭皓白。牙齒欲落眞可惜。憶獻三賦蓬萊宮。自怪一日聲輝林。集賢學士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往時文彩動人主。今日饑寒趨路旁。晚將末節契年少。當面論心背面笑。寄謝悠悠世上兒。莫爭好惡莫相疑。

甫獻韋右丞。紈袴不餓死。儒冠多悞身。丈人試靜聽。賤子請具陳。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賦料揚雄敵。詩將子建親。李邕求識面。王翰願卜鄰。自謂頗挺生。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化淳。此意竟蕭索。行謌非隱淪。騎驢三十年。旅食京華春。朝叩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盃與冷炙。到處潛悲辛。主上頃見徵。歎然欲求伸。青冥却垂翅。蹭蹬無縱鱗。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眞。每於百僚上。猥誦佳句新。竊効貢公喜。難甘原憲貧。焉能心怏怏。只是走踆踆。今欲東入洛。卽將西去秦。尚憐終南山。廻望清渭濱。常擬報一飡。況懷辭大臣。白鷗波浩蕩。萬里誰能馴。

崔仁師之孫崔湜、幷滌、及從兄蒪、並有文翰。列居清要。每私宴之際。自比王謝之家。謂人曰。吾之門人。及出身歷官。未嘗不爲第一。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豈能默默受制於人。故進取不已。而不以令終。

開元中。薛據自恃才名。於吏部參選。請受萬年錄事。流外官共見宰執訴云。赤錄事是某等清要官。今被

進士欲奪則等色人無措手足矣遂罷

鄭起居仁表詩曰文章世上爭開路閱閱山東拄破天張曙拾遺與杜荀鶴同年嘗醉中謔荀鶴曰杜十五公大榮荀鶴曰何榮曙曰與張五十郎同年爭不榮荀鶴應聲答曰是公榮小子爭得榮曙笑曰何也荀鶴曰天下祇知有杜荀鶴阿沒處知有張五十郎

盧延讓業癖澁詩吳翰林雖以賦卷擢第然八面受敵深知延讓之能延讓始投贄卷中有說詩一篇斷句云因知文賦易爲下者之乎子華笑曰上門惡罵來

薛保遜好行巨編自號金剛杵太和中貢士不下千餘人公卿之門卷軸塡委率爲闇媕脂燭之費因之平易者曰若薛保遜卷卽所得倍於常也

劉允章侍郎主文年榜南院曰進士納卷不得過三軸劉子振聞之故納四十軸。此條雜見卷九四凶門。

元次山中興頌序云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陷洛陽明年犯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卽位於靈武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夫立聖德大業者必有詩頌若今詩頌聖德刻諸金石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爲

盧肇初舉先達或問所來肇曰某袁民也或曰袁州出舉人耶肇曰袁州出舉人亦由沅江出龜甲九肋者蓋稀矣

王適侍御元和初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太直見黜故韓文公誌適墓云上初卽位以四科慕天下士

君笑曰。此非吾時耶。卽提所作書緣路歌趨直言試。旣至。對語驚衆。不中第。益久困矣。

薛能尙書題集後曰。詩源何代失澄淸。處處狂波汙後生。常感道孤吟有淚。却緣風壞語無情。難甘惡少欺韓信。枉被諸侯殺禰衡。縱有緘山也無益。四方聯絡盡蛙聲。

王貞白寄鄭谷郎中曰。五百首新詩緘封寄去時。祇憑夫子鑒。不要俗人知。火鼠重燒布。冰蠶乍吐絲。直須天上手。裁作領巾披。

袁參上中書姚令公元崇書。曹州布衣袁參頓首謹上。梁公閣下。參將自託於君。長爲君用。欲之乎。且參之託君。何以利君也。若使君常懷相印。不失通侯。壽客滿堂。黃金橫帶。則參請以車軌所至。馬首所及。而掩君之短。稱君之長。使天下之人不能議君矣。若使君當不測之時。遘不測之禍。身從吏訊。妻子滿獄。則參請以翳翳之身。渺渺之命。伏死一劍。以白君冤。使酷殺之刑。不能陷君矣。若使君因緣謗書。不得見察。卒至免逐。爲天下笑。則參以一寸之節。三寸之舌。抗義犯顏。解于闕庭。使逐臣之名。不能汙君矣。君有盛忿之隙。睚眦之怨。朝廷之士。議欲侵君。則參請以直辭。先挫其口。不爾。則更以皆血。次汙其衣。見陵之羞。不能醜君矣。若使君事至不可知。千秋萬歲後。而君門闌卒有饑寒之虞。則參請解參之裘。推參之哺。勉勉不怠。終身奉之。使子孫之憂。不能累君矣。此五者。參之所以利君而自託也。君其可乎。夫人不易知。知人不易。參於君。非有食客之舊。門生之恩。今便欲自託於君。長爲君用。得無不知參意而疑參妄乎。然妄心實亦有之。何也。參行年已半。春秋。客復數載。黃金盡。烏裘弊。脣腐齒落。不得成名。而親之在堂。終莫有

慰.日暮途遠.不知所爲.然獨念非君無足依者.故今敢以五利求市於君.冀君一顧見誠.使得慰親恐懼.參聞言爲必聽者出.義爲知己者行.丈夫雄心能無感激.況今以親親之故.而祈德於君.使君歡然卒不見拒爾.後卽參.尙何面目.遂得默然而已哉.本向時之言.終不負德.夫幽則有鬼.天則有神.鬼神之間.參所必有.如使參敢負於君者.則鬼神之靈共誅之.敬以自盟.惟君之惠信也.且君以偉才.四入爲相.艱難情僞.君盡知之.至於進人亦多矣.然亦能有以參之五利而許君乎.參必愚儕鯫生.而自守取咎爾.則君之相士.何其備耶.至愚殆欲窺君之鑒矣.頓首頓首.參今亦不敢盛稱譽.上紿于君.然竊自言之.正參亦非天下庸人也.今君若見相以義.則參之本圖.若見相以才.則惟君所識.今幸君之力能必致參.顧此時坐而相棄.語曰.厚利可愛.盛時難再.失利後時.終不有悔.君獨不聞蒯人之泣乎.昔蒯人爲商.而賣冰于市.客有苦熱者.將買之.蒯人自以得時.欲邀客以數倍之利.客於是怒而去.俄而其冰亦散.故蒯人進且不得.冰二者俱亡.自泣而去.今君坐青雲之中.平衡天下.天下之士.皆欲附矣.此亦君賣冰之秋.而士買冰之際.有利則合.豈宜失時.苟使君強自遲迴.至冰散.則君尙欲開口.其事焉得哉.願少圖之.無爲蒯人之事也.參頓首.

輕佻戲謔嘲詠附.

顧雲.大順中.制同羊昭業等十人脩史.雲在江淮.遇高逢休諫議.時劉子長僕射.淸名雅譽.充塞縉紳.其弟崇望復在中書.雲以逢休與子長舊交.將造門希致先容.逢休許之久矣.雲臨歧請書.逢休授之一函.

甚草創。害微有惑。因潛啓閱之。凡一幅。並不言雲。但曰。羊昭業等擬將一尺三寸汗脚踏他。燒殘龍尾道。懿宗皇帝雖薄德。不任被前人羅織。執大政者亦大悠悠。雲吁歎而已。李白戲贈杜甫曰。飯顆坡前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形容何瘦生。祇爲從來學詩苦。

鄭光業中表間有同人試者。于時舉子率皆以白紙糊案子面。昌圖潛紀之曰。新糊案子。其白如銀。入試出試。千春萬春。光業弟兄共有一巨皮箱。凡同人投獻辭。有可嗤者。卽投其中。號曰苦海。昆季或從容用咨諮戲。卽命二僕舁苦海於前。人閱一編。靡不極歡而罷。光業常言。及第之歲。策試夜。有一同人突入試鋪爲吳語。謂光業曰。必先必先。可以相容否。光業爲輟半鋪之地。其人復曰。必先必先。諮仗取一杓水。光業爲取。其人再曰。便干託煎一椀茶。得否。光業欣然與之烹煎。居二日。光業狀元及第。其人首貢一啓。頗敍一宵之素。略曰。既取水。更煎茶。當時之不識貴人。凡夫肉眼。今日之俄爲後進。窮相骨頭。

羅隱謝裴廷翰詩卷云。澤國佳人。唯妝半面。榮邱辨士。或獻空籠。

賈島不善程試。每自疊一幅。巡鋪告人曰。原夫之輩。乞一聯。乞一聯。

薛保遜。大中朝尤肆輕佻。因之侵侮諸叔。故自起居舍人貶洗馬而卒。其子昭緯。頗有父風。常任祠部員外。時李系任小儀。王蕘任小賓。正旦立仗班退。昭緯朗吟曰。左金烏而右玉兔。天子旌旂。蕘遽請下句。昭緯應聲答曰。上李系而下王蕘。小人行綴。聞者靡不洪哂。天復中。自臺丞累貶澄州司馬。中書舍人顏蕘當制。略曰。陵轢諸父。代嗣其凶。

咸通末。執政病舉人僕馬太盛。奏請進士舉人許乘驢。鄭光業材質瓌偉。或嘲之曰。今年敕下盡騎驢。短轡長鞦滿九衢。清瘦兒郎猶自可。就中愁殺鄭昌圖。

論曰。語云。當仁不讓於師。顏氏子亦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苟得其道。自方於舜。不爲之太過。苟失其道。五尺童子。能不鄙其妄歟。參以五利受售。不繫能否。儒行缺矣。輕薄之徒。終喪厥德。旅獒之戒。人子其惟愼諸。

設奇沽譽

咸通中。鄭愚自禮部侍郎鎮南海。時崔魏公在荆南。愚著錦襖子半臂。袖卷謁之。公大奇之。會夜飲更衣。賓從間竊謂公曰。此應是有慙不稱耳。既而復易之。紅錦尤加煥麗。衆莫測矣。

王璘舉日試萬言科。崔詹事觀察湖南。因遣之夾纈數匹。璘翌日以中單襜褕衣之以詣。崔公接之大驚矣。

酒失

崔櫓酒後失虔州陸郎中肱以詩謝之曰。醉時顛蹶醒時羞。麴蘗催人不自由。叵耐一雙窮相眼。不堪花卉在前頭。

宋人衞元規。酒後忤宋州丁僕射。謝書略曰。自茲囚酒星於天獄。焚醉目於秦坑。人多記之。

杜工部在蜀。醉後登嚴武之床。厲聲問武曰。公是嚴挺之子否。武色變。甫復曰。僕乃杜審言兒。於是少解。

韓衮。咸通七年趙騭下狀元及第。性好嗜酒。謝恩之際。趙公與之首宴。公屢賞歐陽琳文學。衮睨之曰。明公何勞再三稱一複姓漢。公瞪然。爲之徹席。自是從容不過三爵。及杏園開宴。時河中蔣相以故相守兵部尚書。其年子泳及第。相國欣然來突。衆皆榮之。衮厲聲曰。賢郎在座。兩頭著子女。相公來此得否。相公錯愕而去。及泳歸公庭責之曰。席內有顛酒同年。不報我。豈人子耶。自是同年莫敢與之歡醉矣。

史蔑上李中丞書。禍之將至。鬼神奪魄。豈有委身府幕。塵忝下寮。而擅犯威重。前後非一。中丞審蔑。豈非知禮之人。豈非感恩之人。自拜揖馬塵。十有三載。盃酒歌詠。久蒙提攜。未省竟有差失。中丞因賜賞鑒。辟書府。及陪接萬里。星霜二年。正當策名之時。豈願固有干觸。此蓋命之牽陷。一至於此。實非常情之所料也。豈非十二年間。東馳西走。肝膽塗地。竟無所成。鬢髮頒白。幸逢推薦。恩命垂至。自貽顛危。昏昏薄言。罔知攸處。豈非命矣。豈非命矣。且初坐之時。每舉一盞酒。未嘗不三思其過。似覺體中有酒。亦哀請矜量。既對衆賓。復不敢苦訴。俄而迷亂乍合。若怪魅以憑心神。事且不知。死亦寧悟。哀哉微命。有此舛剝。中丞縱寬以萬死。蔑亦無所施其面目。不卽引決者。伏念累世單緒。一身早孤。中年未婚。晚乏兒息。封樹何日。先靈靡安。痛此纏迫。乞哀殘喘。今髡剪首髮。自爲毀責。期在粉骨。永知此過。中丞旋施之日。願隨一卒。步走後塵。洗節布誠。以期他効。伏願少垂餘惠。戀戀故人。無任憂悸感切之至。謹投書閣下。荒辭無敍。萬不申一。仍憑押衙口哀謝不宣。蔑再拜。

元相公在浙東時。資府有辭書記。飲酒醉後。因爭令擲注子。擊傷相公猶子。遂出幕。醒來。乃作十離詩上

獻府主。馴擾朱門四五年。毛香足淨。主人憐。無端咬著親情客。不得紅絲毯上眠。（犬離主。）越管宜毫始稱情。紅牋紙上撒花瓊。都緣用久鋒頭盡。不得義之手裏擎。（擎離毛。）雲耳紅毛淺碧蹄。追風曾到日東西。爲驚玉貌郎君墜。不得華軒更一嘶。（馬離廐。）隴西獨自一孤身。飛去飛來上錦裀。都緣出語無方便。不得籠中更喚人。（鸚鵡離籠。）出入朱門未忍拋。主人常愛語交交。銜泥穢汙珊瑚簟。不得梁間更壘巢。（鷰離巢。）皎潔圓明內外通。清光似眼水精宮。都緣一點瑕相穢。不得終宵在掌中。（珠離掌。）戲躍蓮池四五秋。常搖朱尾弄輪鉤。無端擺斷芙蓉朵。不得清波更一遊。（魚離池。）爪利如鋒眼似鈴。平原捉兔稱高情。無端竄向青雲外。不得君王手上擎。（鷹離主。）翦鬱新栽四五行。常將貞節負秋霜。爲緣春筍鑽牆破。不得垂陰覆玉堂。（竹離亭。）鑄瀉黃金鏡始開。初生三五月徘徊。爲遭無限塵蒙蔽。不得華堂上玉臺。（鏡離臺。）馬上同攜今日盃。湖邊還折去年梅。年年衹是人空老。處處何曾花不開。歌詠每添詩酒興。醉酬還命管絃來。罇前百事皆依舊。點檢唯無薛秀才。（元公詩。）

論曰。蕭琛以桃杖虎靴。邢紹以絳緺糾髮。所務先設奇以動衆。後務能以制人。振天下之大名。爲一時之口實者也。鄭公之服錦。王公之衣繡。得無意於彼乎。苟名實相遠。則服之不衷。身之災。沈酗之失。聖人所戒。雖王佐之才。得以贖過。其如名教何。

唐摭言卷十三

敏捷

王勮絳州人開耀中任中書舍人先是五王同日出閤受册有司忘載册文百寮在列方知闕禮勮召小吏五人各執筆口授分寫一時俱畢

開元中李翰林應詔草白蓮花開序及宮詞十首時方大醉中貴人以冷水沃之稍醒白於御前索筆一揮文不加點

溫庭筠燭下未嘗起草但籠袖凭几每賦一詠一吟而已故場中號爲溫八吟

段維晚富辭藻敏贍第一常私試八韻好喫煎餅凡一箇煎餅成一韻粲然此條雜見卷十海敘不遇門

昭宗天復元年正旦東內反正既御樓內翰維吳子華先至上命於前跪草十餘詔簡備精當曾不頃刻上大加賞激

短李鎮揚州請章孝標賦春雪詩命札於臺盤上孝標唯然索筆一揮云六出飛花處處虛飄黏窗拂砌上寒條朱門到晚難盈尺盡是三軍喜氣消

白中令鎮荆南杜蘊常侍廉問長沙時從事盧發致聘焉發酒酣傲睨公少不懌因改著詞令曰十姓胡中第六胡也曾金闕掌洪爐少年從事誇門地莫向罇前喜氣麤盧答曰十姓胡中第六胡文章官職勝

崔盧暫來關外分憂寄不稱賓筵語氣麁公極歡而罷

張祜客淮南幕中赴宴時杜紫微爲支使南座有屬意之處索骰子賭酒牧微吟曰骰子逶巡裹手拈無因得見玉纖纖祜應聲曰但知報道金釵落髣髴還應露指尖

柳棠謁梓州楊尚書汝士因赴社宴楊公逼棠巨魚棠堅不飲楊公口占一篇曰文章謾道能吞鳳杯盞何曾解喫魚今日梓州陪社宴定應遭者老尚書棠應聲曰未向燕臺逢厚禮幸陪社會接餘歡一魚喫了終無媿鯤化爲鵬也不難

柳公權武宗朝在內庭上常怒一宮嬪久之既而復召謂公權曰朕怪此人然若得學士一篇當釋然矣目御前有蜀牋數十幅因命授之公權略不佇思而成一絕曰不忿前時忤主恩已甘寂寞守長門今朝却得君王顧重入椒房拭淚痕上大悅賜錦綵二十疋令宮人拜謝之

山北沈侍郎主文年特召溫飛卿於簾前試之爲飛卿愛救人故也適屬翌日飛卿不樂其日晚請開門先出仍獻啓千餘字或曰潛救八人矣

裴慶餘咸通末佐北門李公淮南幕嘗遊江舟子刺舩誤爲竹篙濺水濕近座之衣公爲之色變慶餘遽請彩牋紀一絕曰滿額鵝黃金縷衣翠翹浮動玉釵垂從教水濺羅衣濕知道巫山行雨歸公覽之極歡命謳者傳之矣

韋蟾左丞至長樂驛亭見李湯給事題名索筆紀之曰渭水秦山豁眼明希仁何事寡詩情祇應學得虞

姬婿。書字纔能記姓名。

鄭仁表起居經過滄浪峽。憩於長亭。郵吏堅進一板。仁表走筆曰。分陝東西路正長。行人名利火然湯。路旁著個滄浪峽。眞是將閑攪撩忙。

裴廷裕乾寧中在內庭。文書敏捷。統爲下水船。梁太祖受禪。姚洎爲學士。嘗從容上問及廷裕行止。洎對曰。頃歲左遷。今聞旅寄衡水。上曰。頗知其人。構思甚捷。對曰向在翰林。號爲下水船。太祖應聲謂洎曰。卿便是上水船也。洎微笑。深有慙色。議者以洎爲急灘頭上水船也。

矛盾

令狐趙公鎭維揚。處士張祜嘗與狎讌。公因視祜改令曰。上水船。風又急。帆下人須好立。祜應聲答曰。上水船。船底破。好看客。莫倚桅。

沈亞之嘗客遊爲小輩所試。曰某改令書俗各兩句。伐木丁丁。鳥鳴嚶嚶。東行西行。遇飯遇羹。亞之答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欺客打婦。不當嘍囉。

元和中。長安有沙門。不記名氏。善病人文章。尤能捉語意相合處。張水部頗恚之。冥搜愈切。因得句曰。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徑往誇揚。乃曰此應不合前輩意也。僧微笑曰。此有人道了也。籍曰。向有何人。僧乃吟曰。見他桃李樹。思憶後園春。籍因撫掌大笑。

張處士憶柘枝詩曰。鴛鴦鈿帶拋何處。孔雀羅衫屬阿誰。白樂天呼爲問頭。祜矛楯之曰。鄙薄問頭之誚。

所不敢逃。然明公亦有目連經。長恨辭云。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都不見。此豈不是目連訪母耶。

章孝標及第後。寄淮南李相曰。或云寄白樂天。及第全勝十改官。金湯鍍了出長安。馬頭漸入揚州郭。爲報時人洗眼看。紳亟以一絕箴之曰。假金方用眞金鍍。若是眞金不鍍金。十載長安得一第。何須空腹用高心。

方干姿態山野。且更兔缺。然性好陵侮人。有龍邱李主簿者。不知何許人。偶於知聞處見干。而與之傳盃酌。龍邱目有翳。改令以譏之曰。干改令。諸人象令主。措大喫酒點鹽。軍將喫酒點醬。只見門外著靸。未見眼中安障。龍邱答曰。措大喫酒點鹽。下人喫酒點鮓。干嗜鮓。只見手臂著襴。未見口唇開袴。一座大笑。

惜名

李建州嘗遊明州磁溪縣西湖。題詩。後黎卿爲明州牧。李時爲都官員外。託與打詩板。附行綱軍將入京。蜀路有飛泉亭。亭中詩板百餘。然非作者所爲。後辭能佐李福於蜀道。過此題云。賈掾曾空去。題詩豈易哉。悉打去諸板。唯留李端巫山高一篇而已。

韓文公作李元賓墓銘曰。文高乎當世。行出乎古人。或謂文公以觀文止高乎當世。蓋謂已高乎古人也。

李繆公貞元中試日五色賦及第。最中的者。賦頭八字曰。德動天鑒。祥開日華。後出鎮大梁。聞浩虛舟應宏辭。復試此題。頗慮浩賦逾己。專馳一介取本。既至。啓緘尙有憂色。及覩浩破題云。麗日煌煌。中含瑞光。程喜曰。李程在裏。

裴令公居守東洛。夜宴半酣。公索聯句。元白有得色。時公爲破題。次至楊侍郎。汝士或曰非也。曰。昔日蘭亭無艷

質。此時金谷有高人。白知不能加。遽裂之曰。笙歌鼎沸。勿作此冷淡生活。元顧曰。白樂天所謂能全其名者也。

湖南日試萬言。王璘與李羣玉校書相遇於嶽麓寺。羣玉揖之曰。公何許人。璘曰。日試萬言王璘。羣玉待之甚淺。曰請與公聯句可乎。璘曰。唯子之命。羣玉因破題而授之。（不記其詞。）璘覽之。略不佇思而繼之曰。芍藥花開菩薩面。櫻桃葉散野叉頭。羣玉知之。訊之他事矣。

論曰。搆思明速。稟生知乎。用不以道。利口而已。矛盾相攻。其揆一也。惜名掩善。仁者所忌。堯舜其猶病諸。

無名子謗議

貞元中。劉忠州任大夫科選多濫進。有無名子。自云。山東野客。移書於劉吏部足下。公總角之年奇童。入仕有方朔之專對。無枚皐之敏才。佳句推長竿妙入神。善謔稱名字不正。過此以往。非僕所聞。徒以命偶良時。身居顯職。方云好經術。重文章。賣此虛名。負其美稱。今年聖上虛天官之署。委平衡之權。所期公有獨見之明。清平爲首。豈意公有專恣之幸。高下在心。且數年以來。皆無大集。一昨所試。四方畢臻。公但以搜索爲功。糾訐爲務。或有小過。必陷深文。既毀其髮膚。又貶其官敍。使孝子虧全歸之望。良臣絕沒齒之怨。豈以省闥從容之司。甚於府縣暴虐之政。所立嚴法。樹威脅人。云奉德音。罔畏上下。使聖主失含宏之道。損寬仁之德。豈忠臣之節耶。主上居高拱穆清之中。足下每以煩碎之事。奏請無度。塵黷頗多。呈三接以示人。期一言以悟主。朝臣氣懾。選士膽驚。內以承寵承榮。外以作威作福。豈良臣之體耶。且兩京常調

五千餘人。書判之流。亦有碩學之輩。莫不風趁洛邑。霧委咸京。其常衮之徒。令天下受屈。且衮以小道矯俗。以大言誇時。宏辭曾下登科。平判又不入等。徒以羈居翰苑。謬踐掖垣。雖十年掌於王言。豈一句在於人口。以散鋪不對爲古。以率意不經爲奇。作者見之痛心。後來聞之撫掌。柰何輕蔽天下之才。以自稱爲已高。以少取爲公道。故郤至自伐稱兵。處父尚云終喪其族。以茲偏見。求典禮闈。深駭物情。實乖時望。故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聖人用心。異代同體。衮云親奉密旨。令少取入等。豈聖人容衆之意耶。爲近臣而厚誣干處士之橫議。甚不可也。況杜亞薄知經籍。素懵文辭。李翰雖以辭藻擢第。不以書判擅名。不愼舉人。自貽伊咎。又常衮謂所親曰。昨者考判。以經語對經。以史對史。皆未點對。考爲下等。先翰有常無名判云。衞侯之政由甯氏。魯侯之令出季孫。又常無欲云。在陵室而須開闕夷盤而不可。豈以經對史耶。又嚴迪云。下樊姬之車曳鄭崇之履。豈以史對經耶。數十年之間。布衆多之口。縱世人可罔。而先賢安可誣也。今信四堅子。取彼五幽人。且吉中孚判以大明御宇爲頭。以敢告車軒爲尾。初類是頌。翻乃成箴。其間又金盤對於玉府。非惟問頭不識。抑亦義理全乖。據此口嘲。堪入飜縷。張載華以江皐對瀍洛。朱邵南以養老對乞言。理目未通。對仍未識。並考入等。可哀也哉。王申則童子何知。裴通以因人見錄。苟容私謁。豈謂公平。夫有西施之容。方可論於美醜。無太阿之利。安可議其斷割。使五千之人。囂然騰口。四海之內。孰肯甘心。況宏辭、大國光華。吏曹物色。公明立標榜。令盡赴上都。東京者棄而不收。常衮大辱於國。豈以往來敗績。自喪秣陵之使。今日復讎。欲雪會稽之恥。雖擢須賈之髮。衮不足以贖罪。負廉頗之荊。公不足

以謝過。況所置科目。標在格文。盡無宏辭。固違明敕。欺天必有大咎。陵人必有不祥。足下以此持衡。實負明公。以此求相。實負蒼生。況公爲主司。自合參議。信衰等升降由己。取捨在心。使士子含冤不得申。結舌不得語。罔上若是。欺下如斯。豈以天德蓋高。帝閽難叫。亦由宰臣守道。任公等弄權嗚呼。使朱雲在朝。汲黯當位。則敗不旋踵。安能保家。宰輔侍郎。非公等所望也。無名子長揖。詩曰三銓選客不須嗔。五箇登科各有因。無識伯和憐吉獠。弄權虞候爲王申。載華甲第歸丞相。裴子門徒入舍人。莫怪邵南書判好。他家自有景監親。

顏標咸通中鄭薰下狀元及第。先是徐寇作亂。薰志在激勸勳烈。謂標魯公之後。故擢之巍甲。既而問及廟院。標曰。寒素京國無廟院。薰始大悟。寒默久之。時有無名子嘲曰。主司頭腦太多。烘錯認顏標作魯公。崔澹試以至仁伐至不仁賦。時黃巢方熾。因爲無名子嘲曰。主司何事厭吾皇。解把黃巢比武王。此條雜見卷八誤放門。

趙騭試被衰以象天賦。更放韓衰爲狀元。或爲中貴語之曰。侍郎既試王者被衰以象天賦。更放韓衰狀元。得無意乎。騭由是求出華州。

劉允章試天下爲家賦。爲拾遺杜裔休駁奏。允章辭窮。乃謂與裔休對時。允章出江夏。裔休尋亦改官。

光啓中。蔣嶠以丹砂授善和韋中令。張鵠。吳人。有文而不貧。或刺之曰。張鵠只消千馱絹。蔣嶠唯用一九丹。

論曰．飛書毀謗．自古有之．言之公足以改過．不公足以推命．睚眦讎之．無益於已．夫子之謂桓魋．孟子之稱臧倉．其是之謂與．

唐摭言卷十四

主司稱意

天寶十二載禮部侍郎陽浚四榜。其放一百五十人。後除左丞。至德二年駕臨岐山。右補闕兼禮部員外薛邕下二十一人。後至大歷二年拜禮部侍郎。聯翩四榜。共放八十人。

貞元二年禮部侍郎鮑防帖經。後改京兆尹刑部侍郎。元和十一年中書舍人權知貢舉李逢吉下及第三十三人。試策後拜相。令禮部尚書王播署榜。其日午後放榜。

元和十五年閏正月十五日。太常少卿知貢舉李建下二十九人。至二月二十九日。拜禮部侍郎。

天祐元年楊涉行在陝州放榜。後大拜。

二年張文蔚東洛放榜。後大拜。

主司失意

大歷十四年改元建中。禮部侍郎令狐峘下二十二人及第。時執政間有怒薦託不得。勢擬傾覆。峘惶恐甚。因進其私書。上謂峘無良。放榜日竄逐。並不得與生徒相面。後十年。門人田敦爲明州刺史。峘量移本州別駕。敦始陳謝恩之禮。

長慶元年二月十七日侍郎錢徽下三十三人三月二十三日重試落第十人徽貶江州刺史

會昌六年陳商主文以延英對見辭不稱旨改受王起咸通四年蕭倣雜文榜中數人有故放榜後發覺責受蘄州刺史主司其年二月十三日得罪貶蘄州刺史五年五月量移虢略中書舍人知制誥宇文瓚制敕朕體至公以御極推至理以臨人舉必任才黜皆由過二者之命吾何敢私中散大夫守左散騎常侍權知禮部貢舉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蕭倣早以藝文薦升華顯清貞不磷介潔無徒居多正直之容動有休嘉之稱近者擢司貢籍期盡精研既紊官常頗輿物論經詢大義去留或致其紛拏榜掛先場進退備聞其差互且昧泉魚之察徒懷冰孽之憂豈可尚列貂蟬復延騎省俾分郡牧用示朝章勿謂非恩深宜自勵可守蘄州刺史散官勳賜如故仍馳驛赴任

蕭倣蘄州刺史謝上兼知貢舉敗闕表臣某言臣謬掌貢闈果茲敗失上負聖獎下乖人情實省已以競慙每自咎而惶灼猶賴陛下猥矜拙直特貸刑書不奪金章仍付符竹荷恩宥而感戀奉嚴譴以奔馳不駐羸驂瞻繼持舟櫂臣二月十三日當日於宣政門外謝訖便辭進發今月一日到任上訖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性稟朴愚材昧機變皆爲叨據果竊顯榮一心唯知効忠萬慮未嘗念失是以頃升諫列已因論事去官後忝瑣闥亦緣舉職統旆身流嶺外望絕中朝甘於此生不到上國伏遇陛下臨御大寶恭行孝思詢以舊臣徧霑厚渥臣遠從海嶠首還闕廷才拜丹墀俄捧紫詔任掄材於九品位超冠於六曹家與國而同歸官與職而俱盛常思惕厲靡免悔尤已塵銓衡復忝貢務昨雖有過今合具陳臣伏以朝廷

所大者莫過文柄。士林所重者無先辭科。推公過卽怨讀並生。行應奉卽語言皆息。爲日雖久。近歲轉難。如臣孤微。豈合操剸。徒以副陛下振用明時至公。是以不聽囑論。堅收沈滯。請託旣絕。求瑕者多。臣昨選擇實。其不屈人。雜文之中。偶失詳究。扇衆口以騰毀。致朝典以指名。緘深懇而得敷陳。奉詔命而須乘郵傳。罷遠藩赴闕。還鄉國而只及一年。自近侍謫官。歷江山而又三千里。泣別骨肉。愁涉險艱。今則已達孤城。唯勤郡政。緝綏郭邑。訓整里閭。必使獄絕冤人。巷無橫事。峻法鈐轄於狡吏。寬宏撫育於疲農。麤立微勞。用贖前過。伏乞陛下特開睿鑒。俯察愚衷。臣前後黜責。多因奉公。秉持直誠。常逢於黨與。分使如此。時亦自嗟。寫肝膽而上告明君。希衰殘而得還帝里。豈望復升榮級。更被寵光。願受代於蘄春。遂閑散於輦下。臣官爲牧守。不同藩鎭。謝上之後。他表無因達天聽。而知在何時。備繁辭而併陳。今日馳魂執筆。流血拜章。形神雖處於遐陬。夢寐尙馳於班列。臣無任感恩惶恐涕泣望闕屏營之至。謹差軍事押衙某奉表陳謝以聞。

倣與浙東鄭商綽大夫雪門生薛扶狀。某昨者出官之由。伏計盡得於邸吏。久不奉榮問。惶懼實深。某自守孤直。蒙大夫眷奬最深。輒欲披陳其事。略言首尾。冀當克副虛襟。鑒雪幽抱。伏以近年貢務。皆自閣下權知。某叨歷淸崇。不掌綸誥。去冬遽因銓衡。叨主文柄。珥貂載筆。忝幸實多。遂將匪石之心。冀伸藻鏡之用。壅遏末俗。蕩滌訛風。刈楚於庭。得人之舉。而騰口易唱。長舌莫箝。吹毛豈惜其一言。指頰何啻於十手。旣速官謗。皆由拙直。竊以常年主司親屬。盡得就試。某敕下後榜示南院。外內親族。具有約勒。並請不下

文書。斂怨之語。日已盈庭。復禮部舊吏云。當年例得明經一人。某面責其事。卽嚴釐革。然皆陰蓄狡恨。求肆蠹言。致雜文之差互。悉舉吏之搆成。失於考議。敢不引過。又常年榜帖。並他人主張。凡是舊知。先當垂翅。靈蛇在握。棄而不收。璞鼠韜懷。疑而或取。致使主司脅制於一時。遺恨遂流於他日。今春此輩亦有數人。皆朝夕相門。月旦自任。共相犄角。直索文書。某堅守不聽。唯運獨見。見在子弟無三舉。門生舊知纔數人。推公擢引。且既在門館。日夕卽與子弟。不生爲輕小之徒。望風傳說。曰筆削重事。閨門得專。某但不欺知。白之誠。豈畏如簧之巧。頃年赴廣州日。外生辭延望薦一李仲將外生辭扶秀才。云負文業。窮寄嶺嶠。到鎭日相見之後。果有辭藻。久與宴處。端厚日新。成名後。人傳是蕃夷外親。嶺南巨富。發身財賂。委質科名。扶卽辭。謂近從兄弟。班行內外。親族絕多。嶺表之時。寒苦可憫。曾與月給。虛說蕃商。懷此謗言。豈麤相近。況孔振是宣父胄緒。韓綰卽文公令孫。蘇鶚故奉常之後。膺序雙高。而風埃久處。柳告是柳州之子。鳳毛殊有。而名字陸沈。其餘四面搜羅。皆有久居藝行之士。繁於簡牘。不敢具載。某裁斷自已。實無愧懷。敦朝廷厚風。去士林時態。此志惶撓。豈憚悔尤。今則公忠道消。姧邪計勝。衆情猶有惋歎。深分却無憫嗟。何直道而遽不相容。豈正德而亦同浮議。久猜疑悶。莫喻尊崇。幸無大故之嫌。勿信小人之論。麤麤陳本末。希存舊知。臨紙寫誠。含毫增歎。特垂鑒宥。無輕棄遺。幸甚。

乾寧二年。崔凝榜放貶合州刺史。先是李涚附於中貴。既憤退黜。自計推之。上亦深器涚文學。因之蘊怒。密旨令內人於門搜索懷挾。至於巾屨。靡有不至。

唐摭言卷十五

雜文

高祖武德四年四月十一日。敕諸州學士及白丁。有明經及秀才俊士。明於理體爲鄉曲所稱者。委本縣考試。州長重覆。取上等人。每年十月隨物入貢。至五年十月。諸州共貢明經一百四十三人。秀才六人。俊士三十九人。進士三十人。十一月引見。敕付尚書省考試。十二月吏部奏付考功員外郎申世寧考試。秀才一人。俊士十四人。所試並通。敕放選與理入官。其下第人各賜絹五疋。充歸糧。各勤脩業。自是考功之試。永爲常式。至開元二十四年。以員外郎李昂與舉子矛盾失體。因以禮部侍郎專知。

貞觀初。放榜日。上私幸端門。見進士於榜下綴行而出。喜謂侍臣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進士榜頭朤。黏黃紙四張。以氈筆淡墨衮轉書曰。禮部貢院四字。或曰。文皇頃以飛帛書之。或象陰注陽受之狀。進士舊例於都省考試。

南院放榜。南院乃禮部主事受領文書於此。凡板樣及諸色條流。多於此列之。張榜牆。乃南院東牆也。別築起一堵。高丈餘。外有壕垣。未辨色。即自北院將榜就南院張掛之。元和六年。爲監生郭東里決破棘籬。籬在垣牆之下。南院正門外亦有之。坼裂文榜。因之後來多以虛榜自省門而出。正榜張亦稍晚。

開成二年。高侍郎鍇主文。恩賜詩題曰。霓裳羽衣曲。三年復前詩題爲賦題。太學石經詩。並辭入貢院日

面試。大中中。都尉鄭尙書放榜。上以紅牋筆札一名紙云。鄉貢進士李　御名　以賜鎬。

文貞公神道碑。太宗之文。時徵將薨。太宗嘗夢見及覺。左右奏徵卒。故曰。俄於髣髴。忽覩形儀。復曰。高宗昔日。得賢相於夢中。朕今此宵。失良臣於覺後。

高祖呼裴寂爲裴三。　明皇呼宋濟作宋五。

德宗呼陸贄爲陸九。　高祖呼蕭瑀爲蕭郎。

宣宗呼鄭鎬爲鄭郎。

裴晉公下世。文宗賜御製一篇。置於靈座之上。

白樂天去世。大中皇帝以詩弔之曰。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雲不繫名居易。造化無爲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鄉一愴然。

元和十三年進士陳標獻諸先輩詩曰。春官南院院牆東。地色初分月色紅。文字一千重馬擁。喜歡三十二人同。眼看魚變辭凡水。心逐鶯飛出瑞風。莫怪雲泥從此別。總曾惆悵去年中。

令狐趙公。大中初在內庭。恩澤無二。常便殿召對。夜艾方罷。宣賜金蓮花送歸院。院使已下。謂是駕來。皆鞠躬階下。俄傳吟曰。學士歸院。莫不驚異。金蓮花燭柄耳。唯至尊方有之。

韋澳、孫宏。大中時同在翰林。盛暑。上在太液池中。宣二學士。既赴召。中貴人頗以綌綌爲訝。初殊未悟。及就坐。但覺寒氣逼人。熟視。有龍皮在側。尋宣賜銀餅餌。食之甚美。既而醉以醇酎。二公因玆苦河魚者數

夕上竊知笑曰卿不禁事朕日進十數未嘗有損銀餅餡皆乳酪膏腴所製也
王源中文宗時爲翰林承旨學士暇日與諸昆季蹴踘于太平里第毬子擊起誤中源中之額薄有所損俄有急召比至上訝之源中具以上聞上曰卿大雍睦遂賜酒兩盤每盤貯十金椀每椀容一升許宣令幷椀賜之源中飲之無餘略無醉態
白樂天以正卿致仕時裴晉公保釐夜宴諸致仕官樂天獨有詩曰九燭臺前十二姝主人留醉任歡娛飄颻舞袖雙飛蝶宛轉歌喉一索珠坐久欲醒還酩酊夜深臨散更踟躕南山賓客東山妓此會人間曾有無
長慶中趙相宗儒爲太常卿贊郊廟之禮罷相三十餘年年七十六衆論其精健有常侍李益笑曰僕爲東府試官所送進士
開成中戶部楊侍郎汝士檢校尚書鎭東川白樂天卽尚書妹壻時樂天以太子少傅分洛戲代內子賀兄嫂曰劉綱與婦共升仙弄玉隨夫亦上天何似沙哥沙哥汝士小字領崔嫂碧油幢引向東川又曰金花銀椀饒兄用罷書羅裙盡嫂裁覓得黔婁爲妹壻可能空寄蜀茶來
李石相公鎭荆崔魏公在賓席未幾公擢拜翰林明年登相位時石猶在鎭故賀書曰賓筵初起曾陪樽俎之歡將幕未移已在陶鈞之下此李驚之詞也時爲節度巡官
薛能尚書鎭彭門時溥劉巨容周岌俱在麾下未數歲溥鎭徐巨容鎭襄岌鎭許俱假端揆故能詩曰舊

將已爲三僕射。病身猶是六尚書。

崔安潛鎮西川。李鋌爲小將。廣明初。駕幸西蜀。鋌乃蜀帥帶平章事。安潛乃具寮耳。曾趨走。人皆美之。

庾承宣主文。後六七年。方衣金紫。時門生李石先於內庭恩錫矣。承宣拜命之初。石以所服紫袍金魚拜獻座主。

令狐趙公在相位。馬舉爲澤潞小將。因奏事到宅。會公有一門僧。善聲色。偶窺之。謂公曰。適有一軍將參見相公。是何人。公以舉名語之。僧曰。竊視此人。他日當與相公爲方面交代。公曰。此邊方小將。縱有軍功。不過塞垣一鎮。柰何以老夫交代。僧曰。相公第更召與語。貧道爲細看。公然之。既去。僧曰。今日看更親切。幷恐是揚汴。公於是梢接之矣。咸通元年。公鎮維揚。舉破龐勛有功。先是上面許成功與卿揚州。既而難於爽信。卽除舉淮南行軍司馬。公聞之。卽處分所司排比迎新使。羣下皆曰。此一行軍耳。公乃以其事白之。果如所卜。

光化二年。趙光逢放柳璨及第。光逢後三年不遷。時璨自內庭大拜。光逢始以左丞徵入。未幾。璨坐罪誅死。光逢膺大用。居重地十餘歲。七表乞骸。守司空致仕。居二年。復徵拜上相。

韋承貽咸光中策試夜。潛紀長句於都堂西南隅曰。褒衣博帶滿塵埃。獨上都堂納試迴。逢巷幾時聞吉語。棘籬何日免重來。三條燭盡鐘初動。九轉丸成鼎未開。殘月漸低人擾擾。不知誰是謫仙才。白蓮千朵照廊明。一片昇平雅韻聲。纔唱第三條燭盡。南宮風景畫難成。光化初。譏爲圬墁者有所發。楊涧見而勉之。遂留之如故。

趙渭南嘏嘗有詩曰。早晚龐酬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閑人。果渭南一尉耳。嘏嘗家于浙西。有美姬。嘏甚溺惑。洎計偕。以其母所阻。遂不攜去。會中元。爲鶴林之遊。浙帥（不知名姓。）窺之。遂爲其人奄有。明年嘏及第。因以一絕箴之曰。寂寞堂前日又曛。陽臺去作不歸雲。當時聞說沙吒利。今日青娥屬使君。浙帥不自安。遣一介歸之於嘏。嘏時方出關。途次橫水驛。見兜舁人馬甚盛。偶訊其左右。對曰。浙西尚書差送新及第趙先輩娘子入京。姬在舁中。亦認嘏。嘏下馬揭簾視之。姬抱嘏慟哭而卒。遂葬於橫水之陽。

條流進士

咸通中。上以進士車服僭差。不許乘馬。時場中不減千人。雖勢可熱手。亦皆跨長耳。或嘲之曰。今年敕下盡騎驢。短轡長鞦滿九衢。清瘦兒郎猶自可。就中愁殺鄭昌圖。（相國魁梧甚。故有此句。此條已見卷十二輕佻門。）

閩中進士

薛令之。閩中長溪人。神龍二年及第。累遷左庶子。時開元東宮僚清淡。令之以詩自悼。復紀於公署曰。朝旭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飡澁匙難綰。羹稀筯易寬。何以謀朝夕。何由保歲寒。上因幸東宮覽之。索筆判之曰。啄木觜距長。鳳皇羽毛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因此謝病東歸。詔以長溪歲賦資之。令之計月而受。餘無所取。

歐陽詹卒。韓文公爲哀辭序云。德宗初卽位。宰相常袞爲福建觀察使。治其地。袞以辭進鄉縣小民。有能讀書作文辭者。親與之爲主客之禮。觀遊宴饗。必召與之。時未幾。皆化翕然。于時詹獨秀出。袞加敬愛。諸

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也。詹死於國子四門助教。隴西李翺爲傳。韓愈作哀辭。

賢僕夫

蕭穎士。性異常嚴酷。有一僕事之十餘載。穎士每以箠楚百餘。不堪其苦。人或激之擇木。其僕曰。我非不能他從。遲留者乃愛其才耳。

武公幹常事劒希逸十餘歲。異常勤幹。泪希逸擢第。幹辭以親在乞歸就養。公堅留不住。公既嘉其忠孝。以詩送之。略曰。山險不曾離馬後。酒醒長見在牀前。同人醵絹贈行。皆有繼和。（尋本末未得。）

盧鈞僕夫。（已具宴集門。孫肅僕夫並同前。及鈞）

李元賓與弟書云。賴一僕傭債。以資日給。其文頗勤勤敍之。而不記姓名。

李敬者。本夏侯譙公之傭也。公久厄塞名場。敬寒苦傭歷。或爲其類所引曰。當今北面官人。入則內貴。出則使臣。到所在打風打雨。你何不從之。而孜孜事一箇窮措大。有何長進。縱不然。堂頭官人。（此輩謂堂吏爲官人。豐）衣足食。所往無不克。敬矍然曰。我使頭及第後。還擬作西川留後官。衆官大笑。時譙公於壁後聞其言。凡十餘歲。公自中書出鎮成都。臨行。有以邸吏託者。一無所諾。至鎮。用敬知進奏。既而執掌極矣。向之笑者。率多投之矣。

舊話

一曰。聞多見少。迹靜心勤。（省閑遊。事知已也。）卷頭有眼。（投謁必其地也。）肚裏沒嗔。（得失算命。羣居用和。）二曰。貌謹氣和。見面少聞

名多。古人有言。見多成醜之謂也。凡後進遊歷前達之門。或慮進趍揖讓。偶有蹶失。則雖有烜赫之文。終貢生三曰。
上等舉人。應同人舉。推公共也。中等舉人。應丞郎舉。計通塞也。下等舉人。應宰相舉。
切忌
就門生手裏索及第。求僧道薦屬姑息。
對人前說中表在重位。誇解作客。
愛享後進酒食。沒用處
天寶二年吏部侍郎宋遙、苗晉卿等主試。祿山請重試。制舉人第一等人十無二。御史中丞張倚之子奭。手持試紙。竟日不上一字。時人謂之拽帛。
高渙者。錯之子也。久舉不第。或謔之曰。一百二十箇蜣螂。推一箇屎塊不上。蓋高氏三榜。每榜四十人。
薛昭儉。昭緯之兄也。咸通末。數舉不第。先達每接之。卽問曰。賢弟早晚應舉。昭儉知難而退。
論曰。七情十義。靡不宗於仁。而祖於禮者。矧乃四科之本文。不居先。三益之門。德常在首。又何片言小善。辨口利辭。垂於簡編。侔於粉繢者也。或曰不然。夫人頂天踵地。惟呼最靈。有德者未必無文。其上也文不勝德。其次也德不勝文。有若文德具美。含元不耀者。其唯聖人乎。柰何近世薄徒。自爲岸谷。以含毫紙墨爲末事。以察言守分爲名流。泊乎評品是非。適較今古。竟不能措一辭發一論者。能無愧於心乎。故僕雖

題親詠。折衝樽俎者。皆列於門目。斯所以旌表贍敏。而矛盾榛蕪也。亦由辱以馬韉而俟之鶯谷。知我者當免咎與。若乃先達所傳。臧否人物。雖不研究根本。皆可著鑑行藏。莫匪正言。足方周諺。其有迹號阜隸。而行同君子者。苟遺而不書。則取舍之道。賤賢而貴愚。忠孝之本。先華而後實。七十子之徒。其臣於季孟者。亦其類而已。

唐以進士爲重。摭言所載。最爲詳備。刊之宜春郡齋。與好事者共之。嘉定辛未重午日。柯山鄭昉。

唐重科目。舉措分殊。有國史未具析者。藉王氏摭言。小大畢識。後代得聞其遺制。奈流傳者寡。又爲末學所刪。存不及半。是編一十五卷。獲之京師慈仁寺集。乃定本也。卷尾有柯山鄭昉跋。稱嘉定辛未刊於宜春郡。吳江徐電發近錄棠村相國所藏。與此本略同。當就其校讎譌字發雕焉。朱彝尊竹垞跋。摭言足本十五卷。從朱竹垞翰林借鈔。視稗海所刻多什之五。唐人說部流傳至今者絕少。此書洎封氏聞見記皆祕本可貴重。當有好事者共表章之。王士禛阮亭跋。

進士所從來尙矣。射義稱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射宮。鄭康成注歲獻國事之書及計偕物也。三歲而貢士。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漢踵其選。郡國有好文學、敬長上、出入不悖所聞。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受業。卽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唐之朝集使與貢士見於殿廷。舉人朝見。列于方物之前。猶循歲獻計偕之例。故進士一科。雖始於隋之大業。盛於唐貞觀永徽之際。而王制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其造端乎。考唐選舉志。科目有秀才、明經、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多至八十五科。然終不得與進士並列。宜爲學者之所爭趨也。唐末有鳳閣侍郎王方慶八代從孫定保。撰摭言一書。記進士應舉登科雜事。共列一百五門。釐爲十五卷。每條有論贊。所述典故。有選舉志所未備者。豈非以當時崇尙而又爲歷代之所遵行者。故不憚詳細言之。以存舊事歟。此書行世絕少。吾鄉漁洋山人謂與封氏見聞記皆祕本可貴重者。特刊布以廣其傳。定保光化二年進士。爲吳融子華壻。其載子華祭陸魯望文傑驁有奇氣云。

乾隆丙子德州盧見曾序

唐摭言十五卷。無宋槧可讎。所見者唯一二照宋鈔本。後有嘉定辛未鄭昉題識者。最爲近古。所稱曰頭本是也。按第十卷載應不捷聲賈益振蔣凝條云。曰頭花鈿滿面。不及徐妃半粧。後人罔知。改作白頭。于字義則易明。於用意則甚乖。雅雨堂槧本。亦仍其先。世人輕改古書。東坡固嘗病之矣。余既從邵朖仙處。假得舊本是正。蓋歎校訂之難。倘異日宋槧種子尚見人間。或恐金根日及。有不止於是者。是又深望而未敢必者也。嘉慶乙丑荷誕日琴川張海鵬識。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尚書故實及其他一種

二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鎮

（本書校對者林讓民）